

做情人真的没有好下场吗？

我跟这个男人在一起三年，我也说不清我们之间是雇佣关系，还是有感情在里面。

（内容中的情节存在虚构加工，仅供参考）

大一下学期的期末考试时间，我没有告诉爸妈，我想偷偷回家给他们一个惊喜。

结果我却得到了他们给我的「惊喜」——两具冰冷的身躯。

警察说是自杀。

我不信，却没有证据。

我问遍了父亲的同事和朋友，他们也表示惊讶，让我节哀，没有任何线索。

父母没有给我留下一句话，只留下了一张不够我上完大学的银行卡。

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，我没有时间怨恨和难过，我还要处理后事，还好有几个熟识的叔叔阿姨帮助我。

办理好后事，积蓄也花了个七七八八，叔叔阿姨又给我凑了一点钱就走了，让我有困难再找他们，从此以后就联系不上了。

父亲是当地一家国企药厂的小领导，人缘不错，母亲是家庭主妇，性格温和，虽然我们家没有大富大贵，但是温馨的小日子过得倒也滋润。

这一切都随着父母的突然离世，与我再无关系了。

我们家是因为父亲的工作，后搬到这座城市的，老人去世的较早，远亲随着我们的搬迁，也没什么联系。

好像这世界，只剩下我一个了。

还好当时负责父母案子的一个小警察王警官还挺热心的，应该刚工作不久，怕我想不开，时不时地会给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，偶尔路过学校也会请我吃个饭。

我也是靠着生活中这一点点情谊和温暖，坚持了下去，度过开始那段最痛苦的时光。

但是生活的艰难还在继续，靠着父母留给我的存款和父亲好友的资助坚持不了多久，老房子又成了凶宅，卖不了多少钱。

我在学校附近的咖啡馆，找了份兼职，老板娘对我挺好的，我的课余生活也全部放在了兼职上，毕竟没有钱生活，说什么都是白费。

王警官看到我还在努力生活，放心了很多。

我也是在咖啡馆，认识了那个人。

有一天，我照常去上班，有两个顾客一直偷看我窃窃私语，我就装作没看见，继续工作。

当我给其他顾客上餐路过他们身边的时候，突然被他们伸出脚绊了一跟头，我整个人摔在了地上，咖啡撒了一地，也溅了我一身，非常狼狈。

他们是故意的，但是我站起来也只能说对不起，我不想惹麻烦。

然而事情并没有就这样结束。

其中一个人指着自己的裤腿，阴阳怪气道：「一句对不起就完了？那我这裤子脏了怎么办呀？」

我仔细一看，大概刚才的咖啡溅上两滴。

他们就是故意刁难的无赖，我尽量稳住情绪，希望快点结束这件事：「对不起，我赔给您清洗费。」

他继续说：「别人洗那算什么诚意，我要你亲手洗。」

我愣了一下，想了两秒钟说：「好。」

他这时候收敛了嚣张的嘴脸，嬉皮笑脸地说：「那你让我现在把裤子脱了，光着吗？」

我一时语塞，不知道说什么，盯着他们两个看，轻浮的嘴脸，齜着牙，眯着眼睛。

这时候老板娘来了，也好声好气地劝着，手里拿着二百块钱，满脸堆笑道：「真是不好意思，你们的单免了，这是清洗费，消消气，大家都不是故意的。」

老板娘边说边给我使眼色让我快走。

我正要走，那两个男生仍然不依不饶说：「不是故意的就往顾客裤子上甩咖啡啊。」

我实在是气不过：「那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」

其中一个人一脸坏笑地说：「你给我回家洗裤子不就得了。」

我正要争辩，这时候一个高大的身影走了过来，对老板娘说：「你们这里能不能安静一点，再处理不好闹事的人，我就报警处理了。」

老板娘赶紧说着，马上马上。

那两个闹事的一看这个人的个头，比他们俩高了大半头，也有点怂，但是还强装社会人的样子：「你是谁啊，少管闲事。」

这个高个子的男人二话没说，一手拎着一个，往门口拖，两个人没反应过来，被拖着使不上力，就这样被男人扔了出去。

两个闹事的人还试图起来反抗，但是看着男人冷冷眼神，啐了一口痰就走了。

等我和老板娘回过神来，赶紧跟这个人道谢，他只是微微点了下头。

老板娘就转头跟我说：「亦清，你先回学校吧，今天难为你了。」

我点了点头：「老板娘，今天给你添麻烦了。」

老板娘拍拍我肩膀说：「没事的，你一会还有课，快回去吧。」

那个男人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没说什么就走了，我也没多想。

直到我收拾好东西，往学校走的时候，听到后面有人喊我的名字。

「亦清。」

我回头，发现是那个在咖啡馆给我解围的男人。

现在我才看清他的样貌，浓浓的剑眉使得本就冷冰冰的眼睛更显无情，五官算得上英俊，就是看着有些凶狠，即使刚才帮了我，现在再面对他，也有些害怕的感觉。

腿不自主地就往后退了两步。

他大概看出来我心里的不安，笑了笑说：「刚才，听老板娘这样叫你。」

他的笑倒是让凶狠的脸多了几分温柔。

我点点头：「刚才谢谢你。」

他问我：「你还在上学？」

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也不敢多说话。

他又接着说：「刚才问了老板娘关于你的事，她没有多说，但是我大概清楚.....」

我还是很疑惑，不明白他说的这些是什么意思。

然后，他从身上掏出一个皮夹，从里面抽出一张卡片递给我说：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有困难可以联系我。」

我接过卡片，是一张名片，上面只有名字和电话，应该不是平常工作用的名片，上面写着「时羽」。

我再抬头，他已经走远了，上了路边一辆奥迪 A8。

现在，我知道他的意思了，一个三四十岁事业有成的男人，遇到一个长得漂亮又家境不好的女大学生，然后顺其自然地伸出「援手」。

我苦笑着，把卡片扔到了旁边的垃圾桶，走进了学校。

这件事就像是沙滩上的一个贝壳，不小心扎到了脚，但也不值得低头看一眼，就过去了。

有时候，看似生活给你开了一扇窗，一转头却发现把你来时的门关上了。

有一天，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说有一个实习机会，想要推荐我去，是跟咨询公司的一个项目，这个项目只给老师一个实习名额。

能得到这样的机会，我肯定是求之不得，但是这意味着这一段时间，我都不能去咖啡馆兼职，这种实习也不会给我工资，基本生活都没办法保证了。

犹豫再三，我还是跟老师提出了拒绝。

老师很惊讶，跟我说：「你知道这个机会有多难得吗？本来大二是多优秀都没有机会进这样的公司实习的，是正好有个大项目缺人，我硬求来的这个名额。」

我也只能硬着头皮说：「我知道，但是.....」

「我知道你的情况可能有些艰难，但是这个机会真的不容易，我是很信任你才会推荐过去，我不想我的学生出去给我丢脸，你再考虑考虑吧，这两天给我答复。」老师声音也柔和了下来。

我谢过老师就出门了。

看着自己这段时间的存款，别说来年的学费了，也只是勉强够日常的生活，房子挂出去几个月，价格一降再降，却连打电话问问的人都没有。

看来我注定要错过这次机会了。

上完课我就照常去咖啡馆工作，看到老板娘，心里在想是不是可以跟老板娘借一点钱，等实习结束，再省吃俭用一些，慢慢还老板娘的钱。

但是这个口，终究不好开。

拿着垃圾袋忧心忡忡的出门倒垃圾，突然撞到一个人，连忙说对不起，一抬起头，发现是他。

「怎么没联系我？」他看着我，看不出什么情绪，没有轻佻，也没有生气。

「我.....」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。

他微微弯腰，倾身看着我，一只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说：

「你不要多想，我只是想要帮助你而已。」

我看着他，虽然心里还是有些害怕，但是，他的眼睛还挺诚恳的，莫名多了份信任。

他想了想又接着说：「你.....不用想太多.....不需要你做什么的。」

我低着头，脸有些发烫。

「好.....」

至少.....我不会错过这次实习了。

他直起身来，还是很柔和地跟我说：「好好学习，兼职还是很浪费学习时间的吧。」

我不知道怎么跟这种人交流，甚至不知道这个人是要做什么的，只有一个名字，既然说资助我上学，那就讲一下我的学习情况吧。

「嗯，我的学习成绩还可以，这次唯一一个咨询公司实习的机会，老师还推荐了我，大二很少有这样实习的机会。」

他点点头，不知道在思考什么：「咨询公司的实习是没有工资的吧？」

「嗯.....我平常的花销不太多，如果不是要实习，这份兼职其实也是可以生活的。」我有些难为情。

他笑了笑：「没关系的，还有，咱们两个就站在咖啡馆门口说话吗？」

我突然想到我还在上班，我不好意思地说：「我要进去忙了，今天下午没有课，我要上班到关店。」

「去忙吧，别忘了跟老板娘说辞职的事。」

「嗯.....」

我也发现了，他安排好的事，好像就不会用疑问句去交流，你照他说的去做就好。

跟老师沟通完实习的事，让我下周一去公司入职，回到宿舍后突然想起来，自己把时羽的名片丢了，他好像也没问自己要过联系方式.....

正走神的时候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陌生号码。

接起来，是时羽。

「下课了吧？有时间吗？」

「嗯，有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号码？」我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「出来吧，我在校门口等你。」

「好。」他自然有办法知道吧。

刚走出校门口，就看到了他的车，他站在车旁喝着水。

我僵硬地抬了抬手，就当作打招呼，他也向我点了点头，给我打开副驾驶的车门，我坐进去后，他把车门关好，就坐进了驾驶位。

「去哪？」我心里是有些紧张的，

「你准备穿你这一身去实习吗？」他看了我一眼。

哦，应该是带我去买衣服。

车里安静下来，尴尬的气氛越来越浓，但是看他的状态，好像并没有觉得现在的状态有什么不妥。

他平常不说话，冷冷的样子，又让我什么也不敢说。

我也不禁在想，他「资助」的女孩子应该不止我一个吧。

他这时候突然开口问我：「你在想什么？」

我当然不会把我刚才的想法说出口：「我在想，你下次来学校找我，可以把车停远一点吗？」

我看了他一眼，又继续说：「我怕我同学看到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

又过了一段漫长的沉默时间，我的身体一直因为紧张，僵硬地贴在座椅上，感觉轻轻一动就会听到「咯吱咯吱」的声响。

他开口了：「你很怕我吗？」

我茫然地回问：「嗯？」

他说：「我看你很紧张。」

我只能应付着：「没有，我只是，还不熟。」

他突然腾出一只手轻轻地攥了一下我的手，我的手顿时僵在了那里，不敢动。

他就松开了，改成了轻轻地拍了拍我的手。

终于到了商场，不用在那个狭小诡异的气氛下尬聊了。

他也没有让我为难地自己选衣服，都是他看中什么衣服，就让服务员拿我的码，我去试。

我在试衣间偷偷看了吊牌，即使爸爸在的时候，我也没有穿过这么贵的衣服。

我以为只要买一套，上班去穿就好了，他就很疑惑地看着我说：「你要整个实习期，都穿一件衣服吗？」

我就不再说话了。

除了工作要穿的西服套装，他也给我买了一堆日常穿的衣服，我说不用，但是他好像完全没有听见，只是让我去试，他觉得好看就会让服务员包起来，他觉得不好看就摇摇头。

买完衣服，工作人员帮我们提着大包小裹的衣服放到车里，把后备厢和整个后排座都塞满了。

我坐在副驾驶忐忑不安，给我买了这么多东西，我该怎么办？

「晚上想吃什么？」

「嗯？什么？」虽然他很柔声地问我，但是我正在走神儿，还是吓了一跳。

他侧头盯着我看了好久，我都快被盯毛了，不自然地撩了撩头发问：「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？」

「亦清，你没谈过恋爱吗？」

突如其来这么一问，好像车在路上来了个急转弯，只能下意识回答：「没，没谈过。」

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又接着问我之前的问题：「想吃什么？」

我不知道他平常都吃什么，也不好回答，就说：「随便，看你就好。」

结果他居然带我去吃了我家附近的汤面店，因为离家很近，又很好吃，我几乎是吃这家店长大的。

我在门口愣住了，不可思议地问他：「在这吃吗？」

他问我：「不喜欢？」

「不、不是.....」

「走吧。」

他就拉着我进去了。

直觉告诉我这不是巧合，好像我的所有事，他都知道。

一进门开店的爷爷就认出了我，笑呵呵地迎着我：「姑娘，来啦，好久没来了，快坐，这是交男朋友了？」

我不自然地抽出了手，笑了笑，没回答。

时羽也没在意，坐下各自点完单后。

他一边拿出手机在屏幕上点着什么，大概是回复消息，一边跟我说：「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我要在身边留一个人，当然得清楚。」

「那也能调查出来我爱吃这家店吗？」我不解地问。

他笑了一声，看着手机没抬头，我也不知道是手机里有什么消息好笑，还是在笑我。

「你从小住在这里，这家面馆也开了很多年，口碑不错，不难猜出你经常吃。」

「哦。」我点点头。

「不过，」他停顿了一下，想了想又接着说，「我也怕带你来吃，想到以前的事情，难过。」

我摇摇头：「不会，日子还要过，这家面的确很好吃。」

「你也是个高材生，怎么看上去呆呆的，你的成绩真的很好吗？有没有作弊？」他调笑着说。

我知道他是在活跃气氛，看我总是很紧张的样子，想让我放松一点。

我笑了笑：「这段时间，确实很艰难，谢谢你，时先生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大概不会接受这次实习的机会了。」

跟他聊了几句，慢慢也不觉得他像第一次见面那样冷冰冰了。

另外，他随随便便就把我的情况调查这么清楚，大概不是普通人，至于他究竟是什么人，就走一步看一步吧。

吃完面，他就说：「时间不早了，送你回学校。」

我那时觉得，他还挺君子的。

上了车我看着后面这么多服装袋子，他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实习。

我说下周一。

他说：「那我给你拿回家，周五下课后我来接你。」

好吧，我把刚才君子的想法收回，他说的那个「家」肯定不是我家那个凶宅了。

我一想也好，我把衣服拿回宿舍，肯定免不了室友的盘问。

我也终于可以像以前一样，一心一意的听课，不用再想着一会赶去兼职。

我那时候还不知道，我换来这一切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。

周五，他告诉我车停在了学校附近的巷子里。

我寻着路，果然找到了车，只不过我一上车，发现开车的人并不是他。

是一个年轻的男人，看样子没比我大几岁。

他看我一脸疑惑，他先开口了：「是苏小姐吗？是羽哥让我接你回家。」

我点点头：「怎么称呼你？」

「冯威西，他们都叫我阿西。」

阿西？总感觉像在用韩语骂人，有点说不出口：「你好，威西。」

他愣了一下说：「哎，你好。」

他性格倒是蛮好的，一路上都是他一个人在说话，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下时羽这个人。

他开了很多家酒吧、KTV、洗浴中心，总之各种娱乐场所，他都有涉及，而且产业很大，是成功的商人，也有很浓的社会气，怪不得看上去那么凶。

我不自觉得竟然把心里话说了出来。

威西听后笑笑说：「凶？羽哥看着是挺凶的，但是对我们兄弟都挺好，外冷内热，但是狠起来也确实挺狠的，我们都服他。」

「狠？怎么狠？」

威西可能觉得自己说多了，就没有再说话。

随后，车子就开进一个别墅区，停在一个院子里。



大概就是这里。

自从知道了时羽是做这一行的，我满脑袋都是灯红酒绿的景象，进入屋子之前，我以为会是金碧辉煌的装修，没想到，一进门，却是一番很有现代设计感的景象。

不过想想时羽平常穿衣服的样子，也的确没有大金链子大金表，要么是休闲西装，要么是衬衫牛仔裤。

自己确实判断有些主观了。

刚进门，就有一个慈眉善目的阿姨过来迎我，威西叫她「焦姨」。应该是保姆。

威西把我送进门厅，他就走了。

焦姨带我熟悉这个家，厨房、餐厅、客厅这些在一楼，卧室、书房在二楼。

到了二楼，她指着走廊一端的房间说：「那是时先生的房间。」

又指着另一端的房间说：「苏小姐，这是你的房间，挨着书房。」

说着就开门带我进去，看样子，应该琢磨了一些我的喜好，重新布置过，房间里面有独立的卫浴，时羽真的是有心了。

焦姨让我先休息，她去准备晚饭，我在卧室继续翻看着，上次买的衣服已经剪好吊牌挂在了衣橱里，还添了几个名牌包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几套睡衣，甚至还准备了几套新的内衣内裤。

看到这不禁有点不好意思，调查我的资料里还会有我的三围吗？

梳妆台上还有全套的护肤品和化妆品。

浴室也有新的洗漱用品、毛巾、浴巾。

真的非常细心了。

又过了一会，焦姨叫我下楼吃饭，说时先生回来了。

他看见我说：「不好意思，今天临时有点事，没有去接你。」

我笑着说：「没关系的，威西挺有意思的。」

他抬了抬眉毛：「威西？」

我不明所以：「对啊，就是那个司机。」

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

过了一会饭菜都上桌了，他边吃边问我：「东西准备得怎么样？有没有缺的？有些东西我不太懂，找了几个.....女生，来准备的。」

我赶紧点头：「很全了，有些我都想不到。」

「那就好，书房你想用就用，我用得少。」

「好。」

说完，他又从身上拿出一张信用卡：「这张卡你也拿着，买点东西啊什么的，你们女生的东西，我也不太会买，有什么需要就自己去买，额度.....你应该够用了。」

我接过卡，揣好。

「密码是你生日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对了，一会儿别忘了把银行卡号给我，把钱转到你卡里用着方便些，过两天就要去上班了，总有要用钱的地方。」

「嗯。」

吃完饭，他又监督我把卡号发给了他。

过了 5 分钟，我的账户多了 50 万，我数了好几遍零，确定没有数错。

我跟他说我用不了这么多钱。

他说：「钱只有不够花的，怎么还有花不完的？」

我又被他逗笑了。

晚上我以为我会睡不着，陌生的环境，奇怪的关系，没想到却是这几个月睡得最好的一晚。

第二天中午才起，焦姨看我醒了，就跟我热情地招呼着：「苏小姐起来啦？你先收拾着，午饭马上就好，时先生说不打扰你睡觉，就没有叫你吃早饭。」

「时先生呢？」

「他一早就出去了，不过说了午饭会回来吃。」

话音刚落，门口就有了响动，时羽回来了。

他看我睡眼惺忪的样子，笑着说：「刚起？」

我点了点头。

「昨晚睡得怎么样？」

「挺好的，」我想了想又接了一句，「是这几个月睡得最好的一天了。」

他满意地点了点头：「还怕你认床睡不好，下来吃饭吧。」

吃过饭后，他说下午没什么事，留在这里陪我。

我心想，你在这我才不舒服，但是又不能说出口，而且他说是「陪我」，我又不好意思躲在书房。

只能在大厅落地窗旁边的小沙发上看书。

他就在一边的小会客桌上看电脑，不知道在看什么。

就这样安静的气氛，持续了整个下午。

晚饭后，他准备出门，我问去哪。

他说：「我回家了，我在这，你也不自在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」

我突然意识到，这里不是他的家。

那他的家里会有什么？有妻子吗？我对于他又是什么人？

这一段时间的相处下来，他也一直以礼待我，我虽然没谈过恋爱，也没接触过复杂的社会关系，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，我对一些事情也早有准备，毕竟没有免费的午餐。

但是时羽的心思，我真的琢磨不透。

周末，他也没有来。

只是在晚上的时候，给我打电话说明天早上会有人来接我上班。

最后又叮嘱我，现在天气已经降温了，让我多穿些衣服。

虽然看不透这个人，但是时不时地关心，也确实很让我心暖。

周一，我就拿着简历，准备出门上班了。

果然已经有车停在院子里，只不过司机不是威西，换了一个人。

这个人闷闷的，一路无话。

到了公司，办理好入职手续，我的项目组长就把我拉走了，一边介绍着项目情况，一边自我介绍：「我叫 Aaron，这个项目由我负责，有什么不懂可以问 Joe。」说着指了指正埋头工作的一个胖胖的男生。

Joe 听到有人教他的名字，抬头看过来，点了点头，算是打了招呼。

像我这种实习生其实不会做很重要的决策性工作，主要的工作就是找资料。

每天都扎在各种资料堆里。

咨询公司每个人都忙得脚打后脑勺，倒也没有因为我是实习生特殊待我，所以，加班也成了常态。

学校还有课程，老师虽然给我假，但是期末考试还是要考的，我每天还要回学校抄笔记。

还好每天都有车接送，节省了不少时间，要不然还不好两边兼顾。

上班的衣服不方便拿到学校去，晚上就都在别墅过夜了。

时羽这段时间倒是没有来，可能来了我也不知道，每天回家已经很晚了，更是累得倒头就睡。

项目大概要进行到快过阴历年才会结束，不过学校的期末考试快来了。

划完重点，有一个多星期的备考时间，没有课，我也不用每天往学校跑，也算稍微轻松了一些。

12月31号，我下了班往停车场走，前面突然走过来一个人，我抬头，正好戴口罩呼吸让眼镜上蒙了一层雾，我近视不严重，平常不戴，今天下班忘了摘。

面前的人摘下我的眼镜，从口袋里掏出手帕，擦了擦镜片，擦好后，用手帕包起来揣在了兜里。

「明天就元旦了，你们今天还下班这么晚，之前就听司机说你们总加班，学业也繁重，注意身体。」

「为了让我们明天能放一天假，今天就只能加班啦，时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」

「陪你跨年。」

我抬头看了看时羽的侧脸，心想，几个月前，还以为以后都要自己跨年了。

回到家，还是前几天圣诞节他找人来布置的样子，他没来，只是买了一个包送我当礼物，他跟我说：「我不过这种洋节，不过想来你们这个年纪的孩子应该喜欢热闹，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虽然送包有些俗气，但总归不会送出错。」

然后卡里又多了50万。

我们两个到家就已经快十二点了，资本家真的是够压榨的。我也给焦姨放了三天假，让她回家陪家人过年。

偌大的别墅，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。

进门，脱鞋，脱掉大衣，他突然捏了捏我的脸说：「亦清，新年快乐。」

我抬头看到正好十二点了，我也笑了笑说：「时先生，新年快乐。」

今天回到房间，却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。

虽然时羽从来没有要求我做错过什么，但是我也不会天真地以为他有多么好心白白资助我，他给我钱，我能回报给他的无非是那些事，难道是等着我以后赚钱了给他养老送终吗？

他虽然年纪比我大了一些，但是这个人倒也没有让我讨厌，无论是外貌还是气质都算得上是佼佼者。

我想，我也不算吃亏吧。

下定决心后，就翻出手机找出他的微信：时先生，你睡了吗？

很快他就回复我了：没有，怎么了？

我想了想，就打开门，向走廊的另一头走去。

走到时羽的门前，双腿都在发抖，最后抬起手，敲响了他的门。

他开门后，打量了我一下，问我有什么事。

我支支吾吾说了半天，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，他就抱着双臂靠在门边，静静地看着我，没有插话。

最后，我咬了咬嘴唇说：「时先生，其实我，可以.....」

他先是皱了皱眉，接着轻笑了一声说：「想要感谢我？」

我的头像是灌了铅，抬不起来，缓缓地点着头。

接着他抬起手，向我肩膀伸了过来，我下意识躲开了，他的手迟疑了一下也收了回去。

我突然对自己很懊恼。

「亦清，」他轻声说，「看着我。」

我抬起头，他接着说：「我不想让你为难，等你想好了，再来找我吧。」

我心里有种不服输的劲头让我想继续坚持一下：「其实我可以的。」

他没有继续这个话题，而是对我说：「不要光着脚，回去把鞋穿上，别着凉。」

然后撩了撩我额前的碎发，低头在我的额头上轻轻亲了一下说：「晚安。」

然后就把门关上了。

我在门口愣了几秒钟，才转身回房间，然后脸开始红红的发烧。把脸埋在枕头里，痛恨自己丢了人，献身不成反被拒。

第二天一早就醒了，出了卧室，发现时羽已经起床，窝在沙发里，翻着手里的 iPad。

看到我起来了，他就坐起来问我：「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？好不容易放假不多睡一会？」

「醒了就有点睡不着了。」因为昨天的事，我还是觉得有些尴尬，但是他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

想了想，他可能见得多了吧，不在乎我这一个，像这样住着女孩的别墅，不知道他那里还有多少。

「下碗面吧，中午带你出去吃。」

我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说：「我.....不太会做饭。」

他抬头看我愣了一下，随后就笑了：「不是让你煮，是我煮。」

没想到大家口中让人敬佩的「羽哥」居然还会做饭。

而且，味道还不错。

饭桌上不知道说什么，但是又觉得都不说话有些尴尬，就随口问他：「最近怎么不见威西了？」

他抬头看着我说：「你为什么叫他威西？」

我很疑惑：「他不是叫冯威西吗？」

他继续问我：「他没有说别人都叫他阿西吗？」

一想到「阿西」我就忍不住笑：「你不觉得，叫他阿西，像在骂人吗？我觉得别扭，所以就叫他威西。」

他眯着眼睛盯了我好一会，好像在判断我说的是不是真的。

我又接着说：「怎么了？叫威西有什么问题吗？」

他说：「嗯，没问题，你想叫什么就叫什么吧。」

我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只能继续尬聊：「威西还挺有意思的，现在的司机闷闷的，坐在车里好无聊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

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，是一条微信，点开，是王警官：新年快乐。

我笑着回复：新年快乐。

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王警官了，他要是知道我现在住在别人家里，不知道会怎么想。

时羽问我是谁的消息。

我说朋友祝我新年快乐。

他皱了皱眉，没有说什么。

王警官又发来消息：最近怎么样？我有些忙，一直没时间去看你，今天怎么过节？带你去吃饭吧。

我想了想，昨晚时羽都已经留在这里了，今天过节应该不会跟我在一起，就直接答应王警官了。

时羽看我一直低头玩手机，就轻声呵斥道：「好好吃饭，不许玩手机。」

我放下手机，把最后一口面吃掉，就起身收拾碗筷。时羽也吃完了，我就一并拿起来，放进洗碗机，转身准备擦桌子。

时羽看我一直在忙，没话找话：「今天有什么安排？」

我一边擦桌子，一边说：「约了朋友吃午饭。」

他愣了一下，大概是没想到我会有事，接着问：「什么朋友？怎么没有跟我说一声。」

我说：「刚刚约的啊，今天过节，我想，你应该不会留在我这里，正好就跟朋友出去吃饭呗。」

我当时不知道的是，时羽特意推掉了一天的工作，就为了陪我过年。

他沉默了一会，说：「一会我送你去。」



我赶紧说：「不用不用，我打车去就好。」

「顺路。」

「好吧。」

但其实，我还没说我去哪吃饭啊。

收拾好餐厅，我就窝在客厅落地窗前的小沙发上看书，时羽还是在旁边的小会客桌上看电脑。

偶尔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两句话。

快到中午了，我准备出门，时羽也穿好衣服准备送我。

在车上我还挺不好意思的：「不好意思时先生，还麻烦您送我，耽误您半天时间。」

他大概明白了我以为他还有家庭或者其他的.....情人。

他只是侧头看了看我说：「你的脑袋里都在想什么？」

「嗯？」我没明白他是什么意思。

他摇了摇头没再说话。

把我送到我和王警官约好的商场门口，我就下车了，他在我身后说：「亦清，吃完饭给我打电话，我来接你。」

「好。」



我跟王警官约在了火锅店，我一进门，就看到他在跟我招手。

我也打着招呼，坐了过去。

「最近怎么样？我去咖啡馆找过你，老板娘说你不兼职了，在什么大公司实习？」

「挺好的，老师推荐我去咨询公司实习，挺难得的机会。」

「那就好，什么时候期末考试？」

「元旦假期结束，4号就考试了，考一星期。」

「你寒假.....」他试探着问我假期去哪里住。

「我去我一个叔叔家，他有一套闲置的房子，可以让我临时住一下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

接着我们就聊着工作、生活，王警官性格是比较热情开朗那种的，又没比我大几岁，跟他聊天总是很轻松。

吃完饭，他就说送我回学校，我愣了一下，自己已经很久没回宿舍住了，就假装客气着：「不用，有人来接我。」

他也想起来：「哦，你那个亲戚是吧。」

我点点头。

刚才给时羽发消息，让他把车停在停车场，我一会走过去，结果，时羽那辆奥迪 A8 就停在了我俩面前，副驾驶的窗户拉了下来，时羽在驾驶位，漏出半张脸，对我说：「上车。」

我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场面，也不知道怎么应对，只想赶紧上车，赶紧走。

王警官低头也看到了时羽的脸，突然拉住我说：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亲戚？」

我低着头，没有说话。

王警官又接着说：「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」

我正不知道说什么，时羽从驾驶位下来了，笑呵呵地看着王警官说：「我倒要听听王警官说我是什么人？」

虽然声音带着笑意，但是看眼睛又带着冷光。

我抬头看着他们两个说：「你们认识？」

王警官没理时羽，继续跟我说：「之前我去时老板的 ktv 抓过犯人。」

时羽不紧不慢地说：「王警官要说清楚，我可是协助警察办案的优质公民，让你说得好像我犯罪了一样。」

王警官看我的眼神愈发有些冷，透露着失望：「亦清，这就是你说地过得很好，通过这种方式。」

我无地自容，再加上恼羞成怒，眼泪止不住得流了下来：

「对，就是通过这种方式，让王警官失望了，我想上完大学。你们这些衣食无忧的人，总是可以高高在上地评判他人，把仁义道德挂在嘴上。我不为自己辩解，我就是想走捷径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可以了吗？我这样说，你满意了吗？」

王警官看着我，眼神也柔和了下来：「你如果有困难.....可以来找我。」

我知道王警官不仅是个小警察，他爸爸好像是个局长什么的，听了他的话，我不禁觉得有些嘲讽，我也阴阳怪气地说道：「找你？跟时羽一样？」

他很惊恐地看着我，慌忙地解释：「不是.....」

我转身就上了副驾驶，跟时羽说：「咱们走吧。」

一路上，时羽也没有跟我说话，我也想不出什么好说的，眼睛肿得像个桃，看着窗外。

「我不想回去。」我开口说道。

「嗯，想去哪。」

「带我去你开的酒吧吧，我还没去过呢。」我强挤出一丝笑。

「去那干吗，乌烟瘴气的。」他也没什么情绪，随口回应着。

「怎么？有什么秘密，不想让我看到？」我笑着打趣道。

他看了我一眼说道：「我还有什么秘密？你不就是秘密？」

我笑了一声，是啊，我就只是一个不能见人的秘密。

最后，他还是带我来了酒吧，大概是看我不开心，就把我带出来散散心。

他带我来的这个酒吧，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喧闹的样子，有人在舞台上表演，就算声音很大了，其他人都在下面的小桌子上喝酒聊天。

我们也找了个位置坐下了。

过了一会一个服务员过来点单，看到他还很客气地叫了一声「羽哥」。

时羽点点头跟他说：「我要一杯威士忌，给她一杯橙汁。」

我赶紧制止，看着他说：「我也想要喝酒。」

他瞪了我一眼，我也有点不敢说了，小声嘟囔着：「我也想尝尝。」

他叹了口气，转头又跟服务员说：「给她一杯百利甜牛奶。」

我疑惑地看着他，他对我说：「是酒。」

之后他又要点了一点水果和零食，期间还有几个在这的工作人员看到他，都叫着「羽哥」打招呼。

看来这确实是时羽的酒吧。

等酒来的时候，有个化着浓妆的女生过来搭着时羽的肩膀说：
「羽哥今天怎么来这啦？看你好久不去 JY 那边了。」

时羽看着有点不耐烦，皱着眉头说：「最近有点忙，那边没什么事就没去。」

这时候又来了一个女生拍着浓妆女生的屁股说：「有没有点眼力见儿，没看羽哥这有人呢吗？」

那个女生转头看了我一眼说：「没见过啊，羽哥，新认识的啊。」

时羽没说话，我尴尬的拿出手机，装作忙些什么的样子。

他们两个看时羽情绪不太好，吐着舌头走了。

时羽咳了一声，尝试着找些话题：「我就说这些地方没什么意思。」

我笑着说：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，很热闹，大家看上去都很开心的样子。」

这时候酒也上来了，我的酒看上去跟牛奶一样，喝着也有牛奶香甜的味道，但还是能尝到里面是有酒精的。

「真好喝。」

「少喝点，喝多了也容易醉。」

话音刚落，有个黄毛走了过来，与时羽说：「羽哥，来这过节啊。」

时羽点了点头，黄毛看看我，语气有点轻浮地说：「羽哥，换人啦，现在喜欢这样的？」

能看出来时羽不耐烦，但是口气上没什么波澜：「你们今天玩好，我让人给你们买单，带我跟东哥问好，我们也差不多了，先走了。」

然后就拉着我走了。

上了车，他还很严肃地跟我说：「你以后自己不许来这种地方。」

我点了点头。

他回头盯着我看，又很严肃地说了一句：「听到没有？」

我只能说：「听到了。」

到家之后，只有我们两个，气氛有些微妙。

我问他晚上吃什么。

他说：「过节嘛，吃饺子。」

我说：「我不会和面，只会包，擀皮也会一点。」

他摇摇头说：「我来。」



看一个面目凶狠的大男人围着围裙在厨房剁肉馅，场面还是挺凶残的。

他擀皮，我包饺子，倒是很快就吃上了。

我边吃还边感叹，我这包的形状还挺美观的，他也应和着问：「味道怎么样？」

「不错不错，你怎么这么会做饭呀？肯得给很多小姑娘做过饭练手吧？」

大概是吃了饺子有些得意忘形，说完就觉得自己失言了。

他没说话，我也乖乖地闭了嘴，吃完收拾好碗筷，就说明天还要上班，上去睡觉了。

他点点头，我就走了。

所以，他身边究竟有多少女孩子呢？

一夜没睡好，第二天顶着黑眼圈去上班，看到餐桌上有做好的三明治，旁边还有一杯牛奶，看来时羽走之前还给我做了早餐。

出门看到车已经停在院子里了，不过让我惊讶的是，司机居然换成了威西。

威西也很热情地跟我打着招呼：「苏小姐。」

坐威西的车，倒是开心很多，一路上聊着天，很快就到公司了。

然后又开始了一天繁忙的工作。

这几天不仅要忙着工作，学校也快考试了，我还要忙着复习，虽然这两天因为焦姨不在，时羽都住在别墅，但是我披星戴月的忙，倒是也没说上几句话。

又过了几天，考完最后一门考试，我就往平常停车的巷子那边走，但是在路边就有人叫我名字，我抬头看到是那天在酒吧看见的那个黄毛。

他跟我说：「上车啊，羽哥让我来接你的，咱们见过，在酒吧，我是羽哥朋友。」

我点点头，半信半疑。

他又接着说：「羽哥说今天你最后一门考试，带你出去玩的，上车吧。」

在我迟疑间，他就把我拉上了副驾驶。

我问去哪，他也没说，我心里还是有点慌，不过最近没怎么与时羽说话，他大概也是想缓解一下关系。

没一会，就到了一个 KTV 门口，把我带进一个包房，里面没人，他就说：「羽哥马上就来，先喝水等一会儿。」

我接过水，边喝水，边想着给时羽打个电话。

拿起手机发现有几个未读消息，考试手机调了静音没看到，点开发现是威西：苏小姐，还没考完吗？我就在平常停车的巷子里。

威西：不是说 2 个小时就结束了吗？遇到什么问题了？

我顿时觉得有问题，赶紧回复：我在钻石 KTV，是黄毛带我来的。

这时候黄毛走进来，把我手机拿走了说：「别玩手机了，唱唱歌吧，一会羽哥就来了。」

我现在已经确实我是被骗了，起身就想走，结果他一把抓住我，把我甩在了沙发上，嬉皮笑脸的说：「还没玩就着急走。」

我心里很慌，但尽量平稳住情绪说：「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」

这时候我站起来，突然发现头有点晕，站不稳，手也没劲，我反应过来，进门喝的水，一定有问题。

我又跌坐在沙发上，黄毛这时候压过来说：「我倒要体验一下时羽的人，是什么感觉。」

我用力想要推开他，但是双臂都软绵绵的，没有力气。

正当我绝望得胡思乱想时，包房门被踢开了，是时羽和威西，我松了口气，但是头越来越晕，听的声音也越来越模糊不清。

只隐约看到时羽抓起黄毛一拳打倒在地，然后看到我脸上泛着粉红，晕在沙发上。

然后他本就凶狠的脸加上愤怒更显扭曲，对黄毛怒吼着：「你居然给她吃药，畜生，我不管你是东哥的人还是东哥的狗，这事都没完。」

然后抱起我转头跟威西说：「快去开车。」

我就任由时羽抱着我，他好像跑得很快，但是我就像是躺在厚厚的棉花上，伸手摸着哪里都是软绵绵的，使不上力，脑袋晕晕沉沉，只觉得浑身发热。

又过了一会，好像是在车里，时羽抱着我，坐在后座。

我觉得身上好热，伸手拽着自己的衣领，很用力才能把眼睛睁开，看到时羽焦急的样子，突然觉得好可爱，好想亲一亲。

我双手搂着时羽的脖子，嘴里说着胡话：「时羽，抱抱。」

他尽量压低自己的声音，使自己听上去没那么可怕：「亦清，我们马上就到家了。」

我把头埋在他的脖颈间，一只手扒拉着他的衣领，把领带拽开，又开始解他的衬衫扣。

他攥住我的手停住我的动作，眼睛瞪得通红，牙齿咬得「吱吱」响，但是语气很轻柔：「亦清，不行。」

我大脑混沌一片，只是无力地在他颈窝里哼哼唧唧。

他拿出手机，打了一个电话，对着电话说：「焦姨，给亦清放一缸凉水，我们马上就到家。」

又过了不知道多久，我觉得浑身燥热难受，一直想要挣脱衣服，时羽就紧紧地抱着我，不让我乱动。

到家后，他抱着我往楼上跑，听到后面焦姨关切地问着：「苏小姐这是怎么了，水已经放好了，快去吧。」

然后我感觉外套和裤子被脱了下来，里面穿的衬衫没有脱，整个人浸在了冰凉的水里。

我嘴里嘟囔着难受。

时羽就拉过我一只手，放在嘴边亲吻着说：「没事，一会就好了，我在这陪你。」

我在水里的另一只手，还在无意识地拽着衬衫扣子。

又过了一会，意识渐渐恢复了，身体也开始感受到了冰冷的水温，眼前的视线也清晰不少。

低头看了看自己，衬衫扣子已经被自己完全解开了，里面只穿着内衣，下身只穿了一条内裤，侧头看到了时羽蹲在浴缸边，攥着我一只手，眼神里没有情欲，只有担心和愤怒。

我还是没什么力气大声说话：「时先生.....我好了。」

他站起来，把我从浴缸里抱出来，放到旁边的椅子上，把我已经湿了的衬衫和内衣内裤都脱掉，拿过旁边干净的浴巾从头到

脚把我擦干。

之后找出睡衣帮我穿上，把头发吹干，又把我抱到床上后，亲了亲我的额头，温声说：「你好好休息，一会我让焦姨给你送来吃的喝的。」

我无力地点点头，轻轻拉了一下他的手说：「不好意思，给你添麻烦了。」

「不关你的事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去处理一下。」

然后就转身走了。

至于他说的「处理一下」，不知道是如何解决。

总之，那天到深夜，他才回来，来我房间看我之前，还特意洗了澡，但我还是看到了他的两个手背关节部分，全是严重的擦伤。

很久之后，再次看到那个黄毛，满口都换了金牙，从额头到耳后有一条长长的疤，鼻子似乎也长得不太对劲，走路一瘸一拐的。

第二天是周末，正好放假，我精神也好多了，出去看到时羽在抽烟，看烟灰缸里的烟头数，已经抽了不少了。

之前就看到家里有烟灰缸，但是从没见过他在我面前抽过烟。

他看我下来了，赶紧把手里的烟掐了，站起来，拉着我的手问我感觉怎么样。

我低头看着他的手，轻轻地摸着骨节上的伤口，他看了一眼把手收回来，接着问我想吃什么，让焦姨做。

我说想喝小米粥。

焦姨在厨房做饭，我们两个坐在沙发上，一言不发。

还是我起身去拿来药箱，拉过他的手，准备给他上点药。

他看着我在认真地给他上药，默默地说：「对不起，要不是我，你也不会遭这份罪。」

「要不是你，我现在可能连学都上不起，」我顿了一下，又说，「是我给你添麻烦了。」

虽然我不知道那个「东哥」是谁，但是从两次两个人提到的情况来看，也不是普通人。

我接着说：「你这样对黄毛，那个东哥不会找你麻烦吗？」

「不会，对我的人动心思，跟谁说都不合规矩，你放心，以后不会让你再发生这种事了，以后不是我接你，我也只会让威西去接你。」

我给他上完药，看着他点了点头。

粥也好了，我在餐桌上喝粥，他已经吃过了，但是也在餐桌上玩着手机陪我。

我突然觉得，谈恋爱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感觉啊？

从我这段时间的观察来看，他肯定是没有结婚的，正牌女朋友，应该也没有，要不然不会陪我过元旦。

但是转念想到之前在酒吧，那两个女生对时羽的态度，黄毛口中说的「换人啦」，还有黄毛之所以敢对我做这样的事，自然是没把我当成时羽的女朋友，如果以为我是时羽的女朋友，我觉得即使多张狂，也不会有胆量给我下药。

那么时羽身边的女生应该是不少，只不过都是玩乐而已。

想明白了，就觉得之前自己的想法真是可笑，有这么一点依靠就好了，还想要什么脸面。

接下来项目就要做到尾声了，大概还有一个多星期就结束，这几天时羽也没有来别墅，自己也忙着工作，没时间想别的事。

项目结束，整个项目组的人就要去团建，我让威西不用去公司接我，我跟同事一起走，晚上结束了，再告诉他地址去接我。

没想到公司的团建会在酒吧，不是上次时羽带我来的那家，这家要闹腾很多，灯光很暗，头上还有一闪一闪的射灯，他们包了一个大卡座，大家都很开心地在喝酒。

其实现在，我还不是很清楚时羽一共有多少产业，我又很少来这种地方。

这时候组长 Aaron 坐在了我旁边，大概是看我不太融入大家，过来跟我聊天说：「亦清，这段时间的实习，感觉怎么样？」

我客气地说：「跟大家在一起工作很开心，也学到很多，谢谢大家。」

说完，Aaron 就拿起酒杯要跟我喝酒，他看了一眼我的杯子说：「你怎么还喝橙汁啊。」

转头就跟服务员说来一杯长岛冰茶。

我赶紧说：「我不会喝酒。」

他笑笑说：「都是从不会到会的，何况，是茶不是酒。」

我心想，我今天来酒吧的事，回去还不知道怎么跟时羽说，要是喝了酒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虽然目前还没见过他跟我发脾气，但是看他对待黄毛的样子，给我一百个胆，也不敢惹他。

正当我看着眼前这杯酒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突然看到我旁边的卡座上有熟悉的身影。

是时羽。

旁边还挎着一个女人。

我看向他的时候，他也看到了我，酒吧闪着的灯，让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总之，不会很开心就是了，甚至透露着凶气。

不过下一秒，他就没再看我了，只是瞥了我一眼，就继续跟身边的男男女女说笑了。

他身边的女人时而在他耳边说着什么，然后两人哈哈大笑，时而还在时羽的脸上亲一口。

Aaron 看我眼睛直直的不知道在看什么，叫了我一声，我回过神来：「不好意思 Aaron，我不能喝酒，家里人.....不让。」

他点点头也没再说什么，大家玩得都很开心，只有我格格不入的样子。

毕竟旁边有个恶神在盯着你，你怎么能有心思玩。

看大家玩得差不多了，我也提前让威西来这接我。

Aaron 提出要送我回家，我也婉拒了。

要走的时候，看到旁边那桌不知道什么时候散场了，出门上车，发现时羽居然坐在车里。

我一上车，他就冷冰冰地说了句：「开车。」

看来他今天喝的不少，声音都有点哑哑的。

一路上三个人都没有说话。

到家之后，时羽意外地让威西也进来。

我换完鞋，就准备上楼，想着时羽应该有事要跟威西说。

结果身后突然来了一声响亮的耳光，我赶紧回头，发现威西已经一手杵着地面，一手捂着脸，嘴里说着：「羽哥，我错

了。」

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直觉让我觉得和我有关，因为现在威西的主要工作就是接送我。

接着，时羽就说话了：「苏亦清去酒吧，我为什么不知道。」

我赶紧跑过去，挡在威西面前说：「威西不知道，我是跟同事一起走，去团建的，我到了地方，才告诉威西地址来接我的。」

时羽好像没听到我说话，继续跟威西说：「我让你接送苏亦清，不只是当她的司机，结果，她去喝酒我都不知道。」

我拉住他说：「时先生，我没有喝酒，我也不知道会来这团建，因为是跟同事，所以觉得这不是大事。」

他终于看了我一眼说：「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要自己去酒吧吗？」

我说：「我是跟同事一起.....」

「同事也不行。」他说的很坚决。

我转头对威西说：「威西，你先回去吧。」

他看时羽没有拦着，就走了。

我知道，时羽不是真的怪罪威西，只不过，如果只是口头对我说说，想来我也不会把这事太当一回事。

我也的确明白了，不要试图钻空子，挑战他。

看他还醉着，我就去倒了杯柠檬水给他，然后就回房间了。

他现在的样子就像一头猛兽，还是少招惹为好。

溜回房间，洗了个澡，还心有余悸，本来以这段时间的相处，以为他没有看上去那么凶狠，现在看来，是我想多了。

我正躺在床上发呆，房门突然被打开了。

时羽酒气熏天地走了进来，我吓了一跳，赶紧坐了起来。

他直接扑了过来，把我压在了身下。

酒气喷在我脸上：「苏亦清，我是不是对你太好，让你忘了你自己是谁？」

我顾不上想我究竟是谁，只想挣脱他。

可是我越挣脱，他压得越紧，他直接双手固定着我的肩膀，自上而下地俯视我：「不许动。」

我看着他的样子也不敢动了。

他开始胡乱地亲吻着我的嘴唇和脸颊，我侧着头想要躲开，脑海里又出现了，今天他在酒吧里，那个女人也亲吻他的嘴唇和脸颊，我就觉得恶心。

我趁他不注意，抽出一只手来，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脸上。

扇完他，我就像不小心踩了老虎的尾巴，吓得身上不自觉地抖动起来。

他也愣住了，我以为他会很愤怒，但是他却出奇地冷静，只是盯着宛如筛糠的我好一会，然后起身走了。

我在床上躺了半天，才让自己的双手可以平稳地拿起床头的水杯喝水。

过了今天，我就正式开始我的假期了，不用上学也不用工作，他也不在家，我一个人倒也悠闲自在。

除了看看书看看剧之外，还想跟焦姨学做几个菜。

晚上倒是都会来，看我在家，也不跟我说话，身上混着各种香水味和烟酒气，我也懒得搭理。

实在有一天无聊，听说郊区有个文化产业园区，搞了个什么冰灯展，我就让威西来接我去看冰灯。

做得还真不错，像冰雪奇缘里面的宫殿一样，我看着五彩斑斓的冰灯问威西：「你觉得时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」

威西笑了笑说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我逗他：「这有什么不知道的？他对你那么坏，还无缘无故地打你。」

他倒是很想得开：「他不是无缘无故，我没有做好事，他是担心你。」

我觉得很过意不去：「对不起.....」

「哎哟，苏小姐，你可千万别跟我说对不起。」

我们沉默了一会，他又开口：「我以前有个姐姐，不知道怎么被蛊惑了，借了裸贷，最后还不上，那帮人就逼我姐去做那种工作，就是东哥那帮人，后来我姐姐自杀了。」

我没想到威西居然还有这样的经历。

「我当时只是跟羽哥手底下的人瞎混，也没个正经事，我姐姐被逼死了，东哥那帮人还不死心，还来找我，最后还是羽哥帮了我。」

他看我一脸沉重的样子，咧了咧嘴，想缓解一下气氛：「所以，你问我羽哥是什么人，那一定是我这辈子很重要的人。」

没想到时羽还有这样的一面。

虽然很难开口，但是还是很想问一问：「那.....他身边，像我这样的人多吗？」

威西的眼神开始有点闪躲说：「你这不是逼我犯错误吗？」

我笑了笑：「没关系的，我只是.....好奇。」

他想了想，一边眼神瞄着我的反应，一边迟缓地说道：「其实，我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女生，学习好，长得漂亮，不像是会.....」

他没说出来，不过我也能猜出来他要说什么，苦笑着没说话。

接着，他又调转话锋说：「但是，羽哥对你挺特别的，没见他对谁是这样的。」

「就比如说上次黄毛的事，要是换成以前那些.....」威西看了一眼我的反应，咬着牙说了下去，「要是换成别人，可能不会这么大反应，简单教训教训得了，毕竟还是给东哥一个面子。」

「你是不知道黄毛被打成什么样，我一进屋，要不是头发，我愣没看出来那是黄毛，全身上下没一个好地方，黄毛那人不咋地，我们都看不上他，我就是有点担心羽哥的手，我怕给羽哥手打骨折了。」

我听着都觉得有些害怕，接着问：「那个东哥会找时羽麻烦吗？那个东哥是什么人？」

威西接着说：「东哥找麻烦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这事也是他们不占理，偷偷搞了些小动作，羽哥也都摆平了，他是开 KTV 的，要说产业，没羽哥的大，但是总巴结些达官显贵，没少干违法的勾当，大家也就懒得给自己找事，尽量不去得罪他。」

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

威西看我听得入神，赶紧跟我说：「苏小姐，你可千万别跟他说我跟你说了这些。」

「知道了，放心吧，我跟他.....也没什么好说的。」

「对了，你知道他多大吗？」突然想起来，还一直不知道他的年龄。

「什么多大？」

「年龄。」

「哦哦，年龄啊，具体的不太清楚，不过听到别人说过，今年32、3岁吧。」

「那生日是哪天你知道吗？」

「生日不太清楚，没见过羽哥过生日。」

晚上看他回来了，想到之前为自己那么教训黄毛，心里还有些感动，也尽量热情地问他吃没吃过饭，要不要一起吃。

他看我心情不错，态度也好了很多，坐下来跟我一起吃饭。

「听威西说，你们今天去看冰灯了？好看吗？」

「还不错，做得挺有心的。」

「威西陪你去看冰灯，倒像是你们两个在约会。」他似笑非笑地问着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
我也顿时紧张起来：「不是，我是怕你有事，反正我要干什么你不是都知道吗？」

他笑了笑说：「逗你的，你.....很怕我吗？」

废话，听过、见过你的处事风格的人，谁不怕啊，但是只能嘴硬地说：「没有，就是，说清楚比较好。」

他抬手揉了揉我的头发。

吃完饭，我就在屋里转悠，看到酒柜里有好多酒，酒柜也插着电，估计这些酒是有特定保存条件的，就问他：「这些酒贵吗？」

「多少钱的都有。」

「那这里最贵的一瓶是哪个呀？」

「这是我从家里随便拿来的几瓶酒，」他边说边往酒柜这边走，站在酒柜前，指着其中一瓶说，「这瓶罗曼尼康帝。」

我看着他眨了眨眼睛说：「那我能尝尝吗？」

他揪了揪我的耳垂：「小孩子怎么总想着喝酒。」

我也伸手揪了揪他的耳垂说道：「是不是不舍得给我喝？」

他二话没说，就把酒拿出来准备开瓶了。

他拿了两个高脚杯，倒了两杯：「少喝点，喝多了难受。」

我酒量的确不太行，感觉没喝多少，就已经有点上头，嘴上嘟囔着这是假酒。

后来我才知道这瓶酒要 20 多万。

他扶着我给我送到卧室，还不忘教训我：「不能喝酒，还总要喝，污蔑我的好酒，看你以后要是跟别人出去喝酒，我不把你腿打断。」

然后给我盖好被子就出去了。

喝完酒头晕晕的，但是人却特别兴奋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很想去看看时羽的房间长什么样，看看他平常在房间里都干什么。

蹑手蹑脚地钻出被窝，就往时羽的房间跑。

敲了半天门，也没有回应，手搭在门把手上，发现没有锁门，就自己走进去了。

原来他在洗澡，所以没听到敲门，看到他房间的装饰就挺简单的，一张床，一个床头柜，旁边是衣橱，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，想了想也是，这里也不是他的家，倒也不需要放很多东西在这里。

东张张西望望，浴室里的水声就停了，不一会，他就从浴室里出来，腰间围着浴巾。

他看我在他房间明显吓了一跳，呵斥我：「你怎么来了，快回去睡觉！」

「我想看看你在干什么。」

「嗯，你看到了，快回去吧。」

「我还没看完呢。」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虎胆，说的酒借怂人胆大概就是我吧。

他低头看到我又没穿脱鞋说：「又不穿脱鞋，大冬天的。」

然后我就跳上了他的床，笑嘻嘻地说：「现在不凉了。」

他抱着胳膊看着我作死的样子，咬着牙说：「酒你这辈子都不要碰了。」

我躺在他的床上翻滚了好几圈说：「你的床舒服，我要睡这个床。」

他这个时候走向我，双臂支在我的耳边说：「你确定要睡这张床？」

我盯着他，没说话，大脑处于即清醒又迷离的状态，能听懂他说什么，但总是慢半拍。

他又很认真地问了我一遍：「你想好了？不走了？」

我想了想，点点头：「想好了。」

他抬手撩开了我脸上的头发，又摸了摸我的脸颊，弄得我痒痒的。

接着，他的头就低下来，嘴唇轻轻地贴在了我的嘴唇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紧闭着嘴巴不敢动，身上也僵硬得像个木头。

他在我耳边轻声说：「别紧张，放松。」

又柔和，又有点像命令的语气。

我大气不敢出。

他又接着指导我，我跟着他的话，渐渐也放松下来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睡过去的，第二天，在他怀里醒来，我还觉得有点害羞，不敢看他，就闭着眼睛装睡。

「醒了就不要装睡了。」

「你看到了？」

「你睫毛抖得也太明显了。」

如果说昨晚的事让我不好意思的话，今早面临的赤裸相见才更让我无法面对。

躲在被窝，不想下床。

「你还真赖上我的床了？」他一只手帮我缕着耳边的头发说。

「我还没睡醒。」我又往被窝里缩了缩。

他叹了口气说：「好吧，那我先起床了？」说完，撩开被子，就下床了。

突然看到他的裸体，还给我吓了一跳，直接钻进了被窝里。

就听到被子外面他的声音：「唉，亦清，你叫我说你什么好。」

然后，他就把我的睡衣从地上捡起来扔给了我：「穿上，快点下楼吃饭。」

听到关门声后，我从被子里探出头，看到他出去了，赶紧穿好衣服，下楼了。

看到他在吃早餐，我就在旁边坐下。

他看了看我说：「下来了？坐着舒服吗？」

我想有啥不舒服的，后来反应过来，红着脸瞪他一眼。

他笑了笑说：「焦姨，一会给我房间的床单换一下吧。」

我更羞得满脸通红，饭都吃不下去了，起身就要走。

他赶紧拽了拽我的手说：「亦清，不逗你了，你好好吃饭，是你爱喝的海鲜粥。」

总之，时羽这个人一肚子坏水儿。

我最近放假在家，又快过年了，他也不太忙，总是在家缠着我，晚上也不去别的地方过夜了，跟我腻歪也不避着焦姨，搞得我都不敢在大厅待着。

实在受不了了，我说咱们出去走走吧，逛逛街也行。

他也说好，说平常也不见我逛街买买衣服什么的，看其他的女孩这个年纪都爱美，他忙就让威西去陪我买。

想想他之前总不在家的日子，每天威西接送我上学放学，上班下班，我有什么需要也都跟威西说，逛街还找威西陪我逛的话，他是真不怕我跟威西跑了。

过年商场还是挺热闹的，新年新气象，都想着过年穿身喜庆的新衣服。

我看到一个红毛衣挺好看的，让时羽试试，他坚决不要，我说你平常总是黑白灰的，过年了，换换心情嘛。

在我的执意推荐下，他总算是去试了，试完还说不好看，坚决不买。我觉得蛮好看的，我说：「真的很好看，这几天在家穿嘛，这个男女同款，我也穿。」

最后还是买了，我鼓动他现在就穿上，我们一起，他今天心情应该是不错，很不乐意，但还是穿上了。

这才有点过年的样子嘛。

我拉着他的手，在商场里闲逛，看到好看的衣服就试试，觉得不错就买了，偶尔我也会抱怨衣服太贵，他就会说「还好」，然后买下来。

店员就很谄媚地说：「美女，你老公对你真好。」

可能在别人眼里，我们真的像一对情侣。

但是一转头，我就被打回了现实。

居然在商场碰到了王警官，他身边的，应该是他父母。

他们也看到了我们，时羽拉着我往那边走，客气地对那个长辈说：「王局长，跟夫人和孩子逛街。」

看来时羽认识王警官的父亲，王局长看上去的确有着高官的稳重气质，对时羽点点头：「时先生。」又看了一眼身边的我，没什么反应。

我能看到王警官一直在死死盯着我，那种失望与不屑的眼神，我永远不能忘。

他们又客套了几句，就各自逛街了。

本来好好的兴致，现在也突然没了。

就跟时羽说买的差不多了，回家吧。

他没说什么，拎着一堆购物袋放进后备厢，就开车回家了。

一路上我大概也能感觉到他心情不是很好，也没跟我说话，我也疲于周旋。回家就上楼回房间了。

过了一会，他拿着我今天买的衣服进来说：「你今天买的衣服我给你挂起来吧。」

「嗯。」

然后就看他进了衣橱，过了一会出来看我在床上躺着也不说话，就掀开被子，钻了进来，鼻子在我耳后蹭着，他好像很喜欢我的长发，总是把头埋进我的发丝里，时不时地还会用手撩着我的发丝说：「亦清的头发真好，又黑又亮。」

但是我现在没有心情跟他亲昵，转了个身背对他。

他没有停下动作，手还在往我的衣服里伸：「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心情不好？」

我躲着他的手说：「没有，我就是逛街有点累了。」

他停下手里的动作，我以为他就要走了，结果突然拉过我的肩膀把我翻了过来，说话也变得阴阳怪气：「苏亦清，不就是看见王季晨了吗？回来都不让我碰了，怎么？为他守身如玉？」

我瞪着眼睛看着他，觉得他简直是无理取闹：「你说什么呢？我跟他没关系！」

「没关系他会管你跟不跟我在一起？他对你的心思，我就是看一眼也看得出来，至于你的心思，你自己知道。」

「我没有……」我不知道我还要怎样辩解。

「那好，那就让我看看你的真心。」说着就撕扯着我的睡衣扣子。

我两只手下意识的阻挡，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一脸。

他把我的两个手腕举过头顶，一只手按着，另一只手继续解着扣子。

「时先生，我错了，今天是我的态度不对……」我的求饶没有用，他冰冷的眼神让我痛彻骨髓。

我也明白了，他开心的时候，可以不在意我的小性子，但是他不爽的时候，就是把自己埋进尘埃里，他也不会怜惜一点。

试探他的底线就像是摸老虎的屁股，摸得舒服了，他会像大猫一样贴着你，摸不舒服了，一口就能咬断你的喉咙。

他阴晴不定的脾气，也让我很难摸得清，只能小心翼翼，尽量让他满意。

满身都是他留下的痕迹，即使穿高领的衣服都遮不住脖子和耳后的红印，浑身酸痛，晚饭都不想下楼吃。

我轻声跟他说：「时先生，我不饿，晚饭就不下去吃了。」

聪明如他，又怎么不知道我的小心思，还不是知道我不想让焦姨看到我现在的样子。

他没理我，只是说了一句：「下楼吃饭。」就出门了。

也是，焦姨也是他请来的阿姨，我在她面前又有什么可装的。

他也是借机提醒我，让我认清自己的身份。

我索性穿着开领的睡衣，就下去了，脖子和胸前的印记，倒也没必要遮，餐椅上，我又给自己拿了一个厚实一点的坐垫坐下了。

他看了我一眼，没说什么，只是低头吃饭。

我根本吃不下，机械地往嘴里塞，总算是咽了半碗饭，就放下筷子。

他没离桌，我也不敢动。

他只是喃喃地说道：「亦清，又回到刚来的时候那样，胆小不敢说话.....」

我心里冷笑，这不是多亏了你的威力。

我也打起精神，讨好地笑道：「时先生，今晚我可以在你房间睡吗，总觉得你的床舒服。」

他看着我的笑脸，表情很复杂，半天说了一句：「亦清，你也不用这样的。」

我很少这样主动，他大概也知道我刚才被他吓到了。

我忍着泪水继续笑着说：「你不想跟我睡吗？」

「刚才.....」

「刚才就当是情趣了。」

晚上他对我不再像下午那样粗暴了，我也尽量迎合他，他看起来很开心，还吻了我，跟我说晚安。

他虽然脾气不好琢磨，但是我知道他的控制欲和占有欲很强，有时候只要满足他的心理建设，让他感觉到，你属于他，他就会开心一点。

这一晚，他在我身边睡得很香甜，我却一宿没睡。

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多久才能结束，理想一点，以他换女人的速度，我可能大学还没毕业就可以离开他了，但是万一到了大学毕业他没有把我甩了呢？

我难道要一直当他的情人？

以他的脾气，我知道，我是不可能有什么发言权的，只能看他愿不愿意。

希望到时候他对我能有些情谊，可以放我走。

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他对我都像以前一样好，甚至还要更贴心一点，即使在外面有什么不顺心，对我还都是尽量保持温柔。

我也渐渐摸索出了和他的相处方式。有时候不知道如何应对，只要「听话」就好了。

我就在这种虚假的「甜蜜」当中，艰难苟活。

还好，过完年，就快开学了，开学之后，我不用再实习，所以晚上倒也不必回来睡，他竟然也答应了周一到周四在宿舍住，

周五晚上把我接回家。

在学校的生活，让我觉得我还像个正常人，我可以正常上课，正常与同学相处，与其他大学生一样。

周末回到那个别墅，我的生活就是围绕着那个男人。

星期五，威西在巷子里等我，我出门却碰到了王警官，我不想再因为他的出现，让我费尽心思才换来时羽对我建立起来的信心，再功亏一篑，这次一定要说清楚。

「亦清，你还跟时羽在一起吗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这么长时间，你还不清楚他是什么人吗？我每次见他，他身边的女人可都不一样。」他把「女人」两个字咬得很重，大概是希望一棒子把我打醒。

「我清楚。」

「你图他什么？有钱吗？」他已经咬牙切齿了。

「对，谁不喜欢钱？」我尽量说得绝情。

「我也可以。」

「王警官，你别说胡话了，之前你帮助过我，我谢谢你，但是现在，你有什么心思我也懒得猜，就当是最后帮我一次，不要

再来找我了，你也知道，时羽是个危险人物，你这样只会害我。」

「你离开他不行吗？」

现在越来越发现王警官真是天真的可以：「你骑上了老虎，想下就能下吗？」

他没有说话，眼里都是悲愤。

最后，我对他说：「我答应你，如果毕业之前他没有赶我走，毕业之后我一定想办法离开他。」

我把他推开，就往巷子那边走，然后我就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威西。

我知道，他都看到了，我也没什么可争辩的。

他沉默了一会倒是先开口了：「苏小姐，我知道是王警官缠着你，今天的事，我就当没看见，不跟羽哥说了。」

我倒是有些感动。

我问他：「最近这辆车，没出什么事故吧？」

他被我突然岔开的话问懵了：「没有，怎么了？」

我伸手把行车记录仪拿下来，一边删着记录一边开口说：「没事的，你跟时羽说就好，我也很烦他总来找我，时羽没准儿会

有办法，反正王警官也吃不了什么亏，就让他们两个去闹吧。」

威西点了点头。

回家之后，吃完晚饭时羽才回来，身上的香味熏得呛人，平常还会洗了澡再来见我，今天脱了外套就让我陪他在沙发上坐着，我也没有以前那么矫情了，就当没闻到。

「这几天怎么样，学习累不累？」没什么情绪，但是也能听得出心情不好。而且转弯抹角地问我生活，应该是威西已经跟他说了今天王警官来找我的事。

我笑呵呵地说：「挺好的啊，大二是比较忙。」

「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了吗？给我讲讲。」

「没有有意思的事，倒是有点意思的事。」

「什么事？」他挑了挑眉，看着感兴趣的样子。

「王警官来找我了，很烦，你不是认识他吗？你去跟他说说，让他别来找我，同学看见多不好啊，还以为我有男朋友了，没人追我了可怎么办？」

他笑了，把我搂过来，贴着我的脸说：「看来学校有男生追你了？」

「是啊，不少呢。」果然，他不再追问王警官的事了，之后他再找王警官怎么聊，我就不管了，只要他信任我，那就还好

办。

他继续在我的耳边挑逗我：「来，让我看看那些男生喜欢的女生，不穿衣服是什么样子。」

说完就把我压倒在了沙发上，我笑着拍他的胳膊：「焦姨还在一楼卧室呢。」

他一只手伸进我的衣服，一只手缠绕着我的发丝，看着我的眼睛柔声说：「怎么？害羞？」

我说：「我倒是还好，就怕焦姨不小心出来，看到你光着屁股，焦姨害羞。」

他笑着刮了一下我的鼻子，然后把我抱起来上了楼。

他对我好的样子，让我差点儿就信了他对我有着多浓厚的爱意，多珍贵的感情，但是还好，他身上变换的香水味让我清醒。

我也在想，他身边来来回回的女人那么多，究竟哪天能对我腻了呢？

就这样的日子，竟也又过了一年半，到了大四，就该实习了，我也顺利进了大二时实习的咨询公司继续实习，还是 Aaron 的项目组。

时羽对我学习、实习工作这些从不干涉，还说如果有困难，他可以帮我。

不过我大学这几年，除了周旋他，就是学习，没有别的个人生活，如果连学习都学不好，我当初倒也不必委屈自己跟他在一起，上这个大学了。

也能看出来 Aaron 对我好像也有意思，为了避免麻烦，我就暗示他我有男朋友，晚上又让威西把车停在路边，没停在停车场。

威西平常都穿着西服，长得也算精神，冒充一下男朋友，可信度还挺高，毕竟我不能拉时羽给我挡桃花，他也算这个城市有点名气的一个人，他一出现，我的身份估计也就当场露馅儿了。

最近我忙起来，时羽又不回家了，以前我巴不得他不回家，但是最近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总是很想知道我在他心里，究竟是什么位置。

我很怕我会对他生出感情，女人就是这样，他表面上对你好，你就会选择性地忘记他身后的坏。

我在心里，默默想着，还有一年，就这一年，一年以后我一定要离开你，我不想再这样卑微地维持一段见不得光的关系，如果我把这看作感情，我也不想在感情里如此的廉价和不平等。

周末时羽也没有回来，我把威西叫来陪我去逛街，没想到竟然看到了时羽的身影，我正想去叫他，就看到一个女孩子跑着挎住了他的胳膊，两个人看起来都很开心。

那个女孩子也青春洋溢的样子，不像是他在酒吧认识的那种女生。

威西看到后，比我还尴尬，好像要跟我解释什么，但是事实就在眼前，要安慰我，好像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倒是把我逗笑了。

我笑着问他：「你这是怎么，好像乱搞的人是你一样。」

他看我的反应，可能也是没想到：「苏小姐，你没事吧？」

「我能有什么事？时羽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情不是正常吗？」

确实正常，但是这两年除了大二团建的时候碰到一回之外，他从来没带到我眼前过。

现在看到了，不过是把以前脑补的事情，放到了现实。

「这个女孩是干什么的呀？看着挺小的。」我装作不经意地问道。

「好像也是学生吧，听说刚上大学，认识有一段时间了。」

哦，那我是不是就快解脱了？

我没再理会他们，跟威西照常走进商场，挑挑买买拎了一堆东西回家。

回家后发现时羽已经在家了，今天态度还格外的好，估计是看到了我的消费记录，知道我们在一个商场里逛，可能看见他

了。

其实想想他也挺可笑的，有什么可照顾我情绪的，我有什么资格吃醋生气，他不是一直告诉我让我认清自己的位置吗？我认得很清楚。

「今天去逛街了？怎么不叫我呀？」

我好想脱口而出，你不是得陪别人吗？勉强忍住了。

「这不是怕你忙嘛，以前也是我叫威西跟我逛街，反正你也知道，你有时间不是就会来找我吗？」我笑着说。

「是啊，今天还真有点事，陪客户的女儿来着，唉，无非就是让我买单嘛，把你叫上好了，你们年纪差不多，可能还有共同语言，让我陪她，可真是累死了。」

时羽这个人真不适合说谎，如果他直接说一句：「老子就是又找了个小姑娘。」我可能还会高看他一眼。

跟我说谎，真是多余。

「好啊，下次一起逛逛。」我故意说道。

他倒有些尴尬，不知道怎么接我话了。

看他说谎的样子，我都替他累：「没关系的，反正我知道你身边的女人也没断过。」我装作不在意的样子。

他突然炸了，不知道是恼羞成怒，还是我又点到了他哪根神经：「苏亦清，你不用阴阳怪气的，我找谁，还轮不着你管。」

你看看，真面目就露出来了，但是他真的想多了，我还真不是阴阳怪气，我只是陈述事实而已：「对啊，我没有管啊，都是你一个人在这说的，我可没问。」我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，尽量心平气和地跟他解释，想要告诉他，我不仅不会管，你也不必跟我说谎。

他也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半天，说了句：「好。」

然后就没什么话了。

吃完饭，他就让我去他房间。

我们之间能做的，也就这点事。

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那个女孩居然来公司找我了，我把她拉到休息室问她要干什么。

她一脸天真无邪：「我只是想知道你是怎么能在羽哥身边待够 2 年的。」

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，但是问我这种问题成功让我感到厌烦。

她看我没回答，又接着问：「怎么？怕我抢走羽哥，不肯分享经验？」

我心想，我巴不得你快把他抢走。

我说：「我不知道，我看你也不是特别缺钱的样子，跟他混干什么？」

她装作不开心的样子：「你也太小气了吧，不告诉我经验就不告诉，装什么大好人，你觉得他不好，你不还是跟他睡吗？」

她简直比时羽还难对付，这时候正好 Aaron 来休息室买咖啡，看到我，跟我打了个招呼，然后那个女孩自己介绍自己说是我妹妹。

我真是不知道她要作什么妖，她又问我刚才跟我打招呼的那个人是谁，我说是我领导。

等 Aaron 走后，她又笑嘻嘻地问我：「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？」

我真的是很无奈：「我不知道，你快点走吧，你跟时羽的事情我不想知道，我不觉得时羽多么喜欢我，他身边的人也不是只有我一个，你加油吧。」

她又盯着看了我一会说：「我比你年轻，长得也不比你差，为什么他偏偏对你这么好？」

我越听越糊涂了，他对待其他女生难道不一样吗：「那你倒是说说，他哪里对我好了？」

她也不装作跟我很熟的样子了，收起笑脸，冷冰冰地看着我说：「他只会带我去酒店，从没带我去过他家，而且他也不会跟我过夜。」

这我倒没想到，那没跟你过夜的那些天，也没来我这过夜啊，我实话实说：「我也没去过他家。」

「他跟我在一起也毫不掩饰你的存在，还会跟我说回家怕耽误你休息，他把我当成什么人？」

听他说完，我心里也挺复杂，2年了，我还是看不清时羽这个人的心思。而且也想劝劝这个小姑娘，她觉得时羽把她当成什么人？难道时羽没有给她上一课叫：找到自己的位置吗？

我觉得这个小姑娘可能是年纪小，不懂事，想法比较天真，还掏心掏肺地跟他说几句：「小姑娘你醒醒吧，我劝你，不要跟他谈感情，还是趁年轻，多跟他要点车、房子、包什么的，他倒是挺大方的。」

「哼，苏亦清你不用跟我炫耀，我知道他给了你一套别墅，我跟你不一样，你只图他的钱，我喜欢他这个人。」

好吧，我只能在心里劝她好自为之。

最后，她问我：「苏亦清，你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知道你被包了吗？」

我只当是她气急败坏才说的这话，不想跟她计较：「知道了怎么样，不知道又怎么样？」

她盯着我看了一会，就起身走了。

我当时以为这个小姑娘这一系列幼稚行为，只是想给我找点不痛快，万万没想到，我居然被这个小姑娘摆了一道。

这两天时羽依旧没有来我这里，直到有一天下班前，收到了时羽的短信，让我下班之后去蓝海酒店 1508 房间，跟前台要房卡，我还有些诧异为什么没让威西通知我。

但是这个蓝海酒店是时羽的产业，威西也按时来接我，就没想太多。

到了酒店，在前台拿到了房卡，就去了房间，他不在房间里，房间也没什么异样，就是普通的套房。

我就在房间里玩着手机等他，过了一会，有人敲门，我想可能是时羽来了，但是一开门，居然是 Aaron。

我问他怎么来了，他说是我叫他来的，我一脸懵，这是时羽的酒店，我不敢让他在走廊站着，先让他进屋来。

他也看出来我不是在等他，有些尴尬，没说话。

我问他是谁让他来的。

他说是我妹妹。

妹妹？我哪来的妹妹？

他说是那天来公司找我的那个。

我恍然大悟，突然意识到，这是个圈套，让他赶紧走。

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我刚打开门，时羽就站在门外，旁边的威西也不可思议地看着我。

时羽看着我们两个，眼中隐藏不住的怒火，攥着拳头看着我：「这么快就要走了，看来你的领导不太行啊。」

Aaron 虽然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是看这个情形，也能明白个大概，这个男人肯定是跟我有关系，他不傻，知道自己被骗了，不会因为气话去较真。

时羽走了进来，让威西把门关上，看着我说：「我还丢不起这个人，我的女人在我的酒店里，跟别人开房。」

Aaron 看了一眼我，又看了一眼时羽和威西，明白了，我之前说威西是我男朋友，肯定是搪塞他的，至于为什么不把正主说出来，那自然是不能公开的关系了。

他无奈地摇了摇头说：「我是被骗来的，我跟苏亦清，没什么关系，苏亦清应该也是受害者。」

我也抬起头赶紧跟他说：「时先生，你给我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胡来，咱们两个的事，咱们一会再说，让外人先走吧。」

Aaron 想说什么，但是看了看这个情形，也不知道说什么，叹了口气就出去了，时羽也没拦着。

只是在出门之前，时羽对 Aaron 说：「苏亦清从现在开始辞职了。」

我知道贸然说自己是那个女生陷害的，时羽也不好相信，这时候 Aaron 给我发了微信，我还没看清，手机就被时羽抢走。

他给我发的消息是，让他来酒店的微信号，还有聊天记录，最后说了一句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

时羽看了一眼就把手机扔在了地上：「如果他对你没有意思，怎么可能一个微信就把他叫来。」

我想他大概明白今天的事是有人故意的，但是面子还过不去，想要给我点教训。

我笑着说：「那以我的美色，时先生如果只见过我一面，我邀请你开房，你会不会去呢？」

现在我对付他的一些小手段还是有的，这个人吃软不吃硬，只要你表现得对他死心塌地，他就会放纵你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。

他见我第一面的时候，就给了我名片，他这个问题是没法嘴硬着回答了，只能避重就轻，继续问我：「那如果我今天不来，你们俩是不是就搞在一起了？」

「不可能，这人搞这把戏不就是让你看见的吗？而且，我生是时先生的人，死是时先生的死人，时先生不开口，我怎么敢乱来。」我开着玩笑跟他说。

威西看我们两个没什么事，就出去了。

我还继续逗着时羽：「来吧，都有人帮咱们开房了，那就体验一下吧，还没住过五星级酒店呢，以前跟爸妈旅游，都是住快捷酒店。」

时羽看了看我，拉着我的手，把我拥进怀里：「以后我带你出去玩，都住最好的酒店，好不好？」

「嗯。」我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。

但是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如果我这次放过她，那她还会想出别的方法来对付我，我不怕她把时羽抢走，我是怕她抢不走，还坏我的事。

如果现在贸然地得罪时羽，怕是他不仅不会放我走，还会更加刁难我。

我问时羽知不知道这个微信号是谁的。

我不能直接告诉他这个人那个女孩，他自己查出来，才更可信。

时羽并没有加过这个微信，看来是用小号给 Aaron 发的信息，这个小姑娘居然处心积虑了这么久，也真的是看得起我。

我继续装惨：「那这个人真是够坏的，目的可能只是想让你讨厌我，但是如果 Aaron 是个品行恶劣的人，你又没来这么及时，我在房间里发生危险怎么办？」

「亦清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出这个人的。」

「时先生，我突然想到了黄毛。」我故意提到了让他至今都愤恨的事情。

能感觉到他抱我抱得更紧了。

我心里还有些过意不去，总是他对我好一点，我就会想掏出我的真心，不过他一定会拿着我的心在火上烤一烤再还给我。

如今我的工作被搅和没了，时羽也说暂时不要出去工作，虽然心有怨气，但是我也不敢在这个时候跟他提要求，毕竟 Aaron 的事他还没那么快释怀。

我也只能在家健健身，跟焦姨学学厨艺，学校各个系每年的迎新晚会都在圣诞节前后，我们系还邀请我们大四的学生有时间也去看一看，我反正在家也是待着，还不如去看看系里的迎新节目。

时羽上次因为酒店的事情，在家认认真真陪了我几天，最近这几天，又总不在家了，也不知道他查没查出来下套的人是谁。

我就让威西送我去学校，我在学校的宴会厅找到了一个角落就坐下了，看到几个老师还客套几句。

看着大一的学生们在舞台上表演节目，让我也想到了大一时的自己，满怀着对新环境的憧憬，也有着疼爱自己的父母。而如今，已经物是人非了，不知道爸妈看到我现在的样子会不会难过。

晚会快结束的时候，主持人正在说离场词，突然音响发出「滋滋啦啦」刺耳的声音，随后，音响里就传出一段语音，是两个人的对话：

「小姑娘你醒醒吧，我劝你，不要跟他谈感情，还是趁年轻，多跟他要点车、房子、包什么的，他倒是挺大方的。」

「哼，苏亦清你不用跟我炫耀，我知道他给了你一套别墅，我跟你不一样，你只图他的钱，我喜欢他这个人，苏亦清，你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知道你被包了吗？」

「知道了怎么样，不知道又怎么样？」

我听到第一句的时候，脸就绿了，我知道后面会说些什么，虽然刚开始放的时候，主持人就在跟后台说：「谁在后台，快关掉。」

但等关掉的时候，这一段话已经放完一遍了。

整个宴会厅都沸腾了，大二的学生都在问苏亦清是谁，大二大三的学弟学妹多多少少都听过我的名字，坐在我身边的老师也看了看我，场面很是尴尬。

最开始，我还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后来居然笑了，自己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失去至亲，靠着一个男人苟活，险些被害，每天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，今天这点事，真算不上伤害，无非就是打击了一下自尊心，不痛不痒。

我跟老师告辞后，大摇大摆地从宴会厅的前门走了出去。

刚走出门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：「我是真的想知道你的反应嘛，就试试咯。」

我知道是那个女孩：「嗯，现在看到了，我的反应你还满意吗？」

她装作很遗憾的样子：「不太满意，看来你的确不简单。还有上次酒店的事，羽哥居然就这么轻易地放过了你，之前有个女生就是在他面前失态牵了一下别人的手，那个女生的手就再也牵不了别人了。」

听她说完，我还有些后怕，时羽这个人真的是魔鬼。

她又继续说：「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你慢慢回味吧，我要去陪羽哥了，拜拜。」

我浑身僵硬地往车那边走，坐到车里后，终于忍不住，眼泪奔涌而出。

威西本来站在车外抽烟，看我去学校之前还好好的，回来怎么突然开始号啕大哭了。

他赶紧问我是不是在学校受欺负了，他去帮我教训教训。

威西说的对，被欺负，就要去教训教训，我问威西，现在总跟着时羽的女孩叫什么。

他看我不哭了，突然问这个事，他支支吾吾地还不敢说，我看着他说：「没关系，我保证时羽不会怪罪你。」

他看我眼神冷冷的，以前从来没有过，也吓到了，说：「叫孟幻。」

「他现在跟时羽在一起吗？」

「应.....应该在的。」

「去问清楚在哪。」

「苏小姐.....你要干什么？」威西看我这个样子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
「欺负我，我就要欺负回来啊，你放心，时羽那边有我呢，你别怕。」我笑着安慰他。

他咬了咬牙说：「行，我去打个电话。」

过了一会回来说：「他们在钻石 KTV，包厢也问清楚了。」

我补了补妆，看自己没什么问题了就跟威西说：「好，咱们去。」

到了 KTV，一路上有人看到威西还叫一声「西哥」，也有叫他「阿西」的人指了指我问是谁，威西使了个眼色，都不问了。

到了包厢门口，隔着玻璃看到里面乌烟瘴气的，大概有 10 几个人，除了中间坐着的时羽和手里搂着的孟幻，我都不太认识，虽然跟时羽在一起有 2 年多的时间了，但是他很少带我见他身边的人，也从来不带我来他工作的地方。

他身边的人也只是听说过我，没见过我。

我拉开包厢门，他们看着我，以为是谁带来的女生，只有时羽和孟幻很错愕地看着我。

我大步迈向孟幻，一手揪着她的前襟，把她拽起来，一手直接一个巴掌扇到了她脸上，其他人赶紧起来要制止我，这时候大

家看到威西站在我身后，大概猜出来了我是谁，没敢动，都看着时羽。

时羽看着我愣了好一会，毕竟我平常即使不太爱说话，但也都是脾气很好的样子，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火。

孟幻摔在了地上，哭了起来看着时羽说：「羽哥，你看看这个疯女人。」

这时候时羽才站起来，但是他没理孟幻，只是过来，拉着我的手，笑着好脾气地说道：「亦清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还因为上次酒店的事生气呢？幻幻已经承认错误了，她就是小，不懂事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」

我顿时明白了，时羽已经查出来是孟幻搞的鬼，但是依然还能跟她在这里唱歌。

时羽再一次，把我这颗被火烤过地心还给我了。

我冷冷地盯着他说：「所以，你知道是她陷害我了？」

时羽也瞬间明白了，自己并没有把真相告诉我，还原谅了孟幻。

我突然也不想教训孟幻了，婊子配狗，祝他们天长地久，但求时羽你能放过我。

时羽让其他人都出去，我知道，他肯定觉得我在干涉他，在吃醋，找不清自己的位置。

我真的累了。

我坐在沙发上，低着头，跟他说：「时羽，我累了，我不在意你们究竟有多缠绵，我只是.....我非常感谢你在我最艰难的时候，对我的帮助，现在你也有了新欢，你.....我可以离开你吗？」

我抬头看他，发现他正看着我，没有说话，看上去还有点似笑非笑，我不太明白他是什么意思，只能映着头皮继续说：「这些年你给我的钱，我以后也慢慢还给你.....」

「把钱还我？那点钱，我倒也不在意，不过你要是把钱都还我，那我这些年不是白睡你了吗？」他笑了笑，说着极尽侮辱我的话。

他伤害我的地方，不止这几句话，我也不在意这几句侮辱了：「对，我是出来卖的，但是我现在不想卖了，可以吗？」

他突然坐起来，一手抓着我的头发，一手捏着我的脸，对着我说：「苏亦清，没有女人先跟我说要走的道理，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」

我的脸被他捏着，只能从后槽牙挤出一句话，瞪着他说：「我把你当什么？我把你当包我的大款，这不是你一直教我的吗？」

他突然松开手，好像很惊恐地看着我，凌厉的眼神仿佛能射出刀子，要把我刺穿。

大家都这么沉默着，我冷笑着看着这对狗男女，拿出镜子，整理自己被弄乱的头发。

包厢里的音乐之前被按了静音，屏幕上还闪动着音乐的 mv，我们三个人的脸被闪烁的灯光照出不同的神态。

突然时羽开口了：「亦清，孟幻的事，是我做得不对，以后我再也不见她了，这件事翻篇了，你要是还生气，你想拿她怎么撒气都行。」

孟幻很恐惧地看着我，好像在向我求饶，又害怕时羽，不敢说话。

但是时羽的态度倒是让我很惊讶，他是在做什么？跟我承诺吗？真是可笑。

而且，人家小姑娘也有自己的人权，怎么就任你处置了？

要是我现在说孟幻不止做了酒店那一件事，不知道时羽还好不好意思说出刚才那些话。

大家聊到这个程度，我也不怕跟时羽撕破脸：「没有她，还有下一个孟幻，你觉得这事有意思吗？我真的搞不懂你，你对待女人究竟是一个什么心态。」

「没有了，亦清，以后只有你一个。」

看着时羽的双眼，我差点就信了。

「时羽，你说的话，你自己信吗？」



时羽低下头，喃喃道：「我就这么不值得被信任。」

不知道是在跟我说话，还是在对自己说。

「苏亦清，你究竟想怎么样？你从来没有这样过，你不喜欢的事，我从来没有强迫你做过，你的要求我也都尽量满足你，你现在是什么态度？」

对啊，你听听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，我就是你的附属品，你有没有用平等的目光看过我一眼？

「我的态度？好，我让你看看我的态度。」我拿出手机，翻出学校的贴吧，虽然那段语音刚发出不久就被管理员删除了，但是录音被其他人拷贝下来，一遍一遍地重新贴上去，被删除了就有新的账号上传。

我把手机扔给他看，他很疑惑地接过手机，然后看着他的眼睛里慢慢布满血丝。

那段对话在安静的包厢里显得格外刺耳。

他不仅能听到这段语音，还能看到同学的评论。

「天呐，不会吧？是金融系那个苏亦清吗？看着挺高冷的啊，看不出来还干这个？」

「这你就不懂了吧，越是看着清高的，背地里越骚！」

「不会只有看见过她上过豪车吧？还总是不同的车呢！」

「啧啧啧，听说大二就去那个贼牛逼的咨询公司实习了，是不是跟老师走后门了，你们懂得。」

.....

时羽翻了几下，大概也是看不下去了，站起来用力地把手机摔在了地上。

然后走向孟幻，抓着头发一下摔在了放着 mv 的屏幕上，顿时屏幕也不亮了。

我没有来得及去阻拦，孟幻的头瞬间流满了血，时羽大叫着让孟幻滚。

孟幻已经站不稳了，我赶紧叫外面的人把孟幻送医院。

此时，房间里就剩下我们两个。

我继续冷嘲热讽地跟时羽说：「这就是我这两年多的生活。」

时羽点了一支烟说：「亦清，你别这么说。」后来想了想，又把烟掐了。

我无所谓地说：「没关系的，习惯了，我不就是这样一个肮脏不堪的人吗？」

「亦清，咱们好好的，像以前一样。」他甚至有点哀求地语气。

「像以前一样？像以前一样，我卑微地在你身边，每天看着你的脸色说话，做事小心翼翼，就怕哪件事做得不对让你生气，时羽，那些美好，都是你眼中的，不是我眼中的。」

他死死地盯着我，好像在看一个怪物，最后咬着牙说：「即使是假的，那我也要继续。」

我诧异地看着他，我以为经过这些事，他多少能有些愧疚地放我走。

他瞪着红肿的眼睛，我的恐惧再一次布满全身，我只想跑。

我拉开包厢的门，他一把将我拽了回来，扭身就把我按在沙发上，撕扯着我的衣服。

知道了时羽的目的，我求着时羽：「我不走，但是不要在这里好吗？是我错了。」

包厢的门是玻璃的，外面来来往往的人只要瞥一眼，就能看到这里下流的场面。

时羽恶狠狠地说：「你不是说你肮脏不堪吗？那我就让你更深刻地体验一下，苏亦清，我以前真是对你太好了，让你太看得起自己，想要跟我谈条件。」

威西听到包厢这边有动静就走了过来，从门上的玻璃看到包厢里面的场景，但是他也无可奈何，只能背对着玻璃，帮我们遮挡一下。

躺在时羽身下的那一刻，我彻底绝望了，时羽这个人，是没有心的。

结束后，我的针织连衣裙已经被时羽撕扯得不像样子，时羽把他的西服外套递给我让我穿上。

他的西服我穿着比较宽大，倒也能遮个差不多。

只不过脸上花了的妆容，和脖子上的痕迹没什么办法，我也不在乎这一星半点的体面了。

我简单捋了捋头发，就拉开包厢门走了出去。

威西看着我的样子，有些愧疚地说：「苏小姐.....」

我只是很平静地说：「走吧，回家。」

我不知道是真的平静，还是今天的时羽摧毁了我的所有信念，本想努力的人生让我活成了一个笑话。

走到外面发现已经下起了雪，心里想着，再白的雪，大概也无法洗涤我这满是污秽的青春了。

既然如此，那自己还怕什么呢？还有比现在更糟的事情了吗？腿长在自己脚上，我不相信我硬是要走，他还真的能管得住我吗？

我回到别墅，收拾了几件衣服，就打车回了老房子。

给父母料理了后事之后就再也没回过老房子，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因为还有怨恨，不想承受这份怨恨去怀念曾经的美好。

但是现在，我也无处可去了。

打扫了一整晚，也还算勉强可以睡觉。

手机被时羽摔坏了，谁也联系不着我，睡醒了索性换了新手机和新号码。

又把银行卡里剩的钱都打给时羽，只留下一个月的基本生活费，只要找到工作，下个月开始我就可以自给自足。

感觉做了这些，就可以跟这两年多说再见了。

我以为时羽很快会找过来，没想到那边异常的安静，我晚上偷偷跑出去还彻夜不归，居然没第一时间把我揪回去，我还暗自思忖时羽是不是良心发现，要放过我了。

总之，一天都是赚到，接下来最重要的事就是找工作，我在网上投了几份简历，很快公司便有回应。

面试几家感觉都不错，有一家第二天就发了 offer，我也准备好入职，但在办理入职的当天，hr 就很抱歉地跟我说，暂时不缺实习生，麻烦我跑一趟，我也表示理解。

之后又投了几家，都发生了类似的问题，要么突然没岗位了，要么本来聊得好好地又说不合适。

一次两次可能是巧合，但是这么多次，那一定是时羽搞的鬼了。

怪不得一直没联系我，在这等着我呢，想要断了我的经济来源逼我回去吗？我还没这么容易退缩，金融行业的实习找不到，端盘洗完的工作我还找不到吗？

我想起咖啡馆的老板娘，问她现在还招不招兼职，她说好久没见我了，想去就去。

我又开始了咖啡馆的兼职生活，当初要兼顾学习又要实习，现在只想糊口，倒也能活得下去，等时羽懒得跟我计较，我再找工作。

然而，我还是想得太天真，在咖啡馆兼职的第三天，威西就来了，威西劝我回去，他想时羽应该不会在那样对我了。

是啊，如果我还是像当初那样，小心翼翼又听话，倒也能让自己在时羽身边求个安稳，但是那样的日子我真的不想再过了，不能工作，没有自己的生活，每天生活在他的监视下，一辈子当他的宠物吗？

我也认真地问威西：「以时羽的水平和手腕，想要什么样的姑娘没有？他为什么只喜欢折磨别人？他不是喜欢我，他是在折磨我。」

威西说时羽对我不一样。

我冷笑着让威西回去吧，我现在还能坚持。

他叹了口气走了，走之前还对我说：「苏小姐，你说了，以羽哥的手腕想要什么样的姑娘没有，那羽哥如果想要的姑娘就是你呢？你能扭得过他的手腕吗？」

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想着他的话，是啊，如果时羽一定要我回去，我怎么能斗得过他，如今的挣扎也只是时间问题。

那种绝望又席卷而来。

第二天，时羽就亲自来了，我看着他，手还有些发抖，他笑着说：「之前可以在这里把你接走，现在我依然有办法，你一定要看到老板娘连这个店都开不下去的地步吗？苏亦清，我告诉你，只要我对你还有兴趣，你走到哪，我都能把你抓回来，我再告诉你一遍，只有我不要你，没有你想走就走的可能，你想都不要想。」

他说这些话轻巧的样子，就像在约我晚上吃个牛排再看场电影，只不过我听得毛骨悚然。

我回头看了看老板娘在房间里忙碌得招呼着顾客，她看我在门外看她，还冲我笑。

算了，我的生活本该如此，回去小心翼翼地活着也总比连累别人好。

我摘了围裙，再次跟老板娘道别，说就过来帮几天忙，也不用给我工资了，有时间再来看她。

她点点头提前祝我毕业快乐，工作顺利。

我心里苦笑着，但愿吧。

跟时羽坐在后座，威西在开车，一上车，时羽就扔过来一条裙子让我换上，说要带我去跟别人吃饭。

我盯着裙子愣了一下：「在这？」

他讥笑着：「怎么？不好意思？威西也不是外人，威西你不许回头偷看。」

我总以为已经看过了时羽最卑鄙的一面，但他还是能刷新自己的纪录，我看着裙子想，还有什么时羽做不出来的？

我迅速地换上他扔过来的吊带裙，长度刚刚好裹住屁股，时羽又扔来一双高跟鞋，细细的跟看上去得有 15 厘米，以前我要是穿着这一身出门，他大概会把我腿打断，再关个 30 天。

他不就是要碾碎我的自尊心，让我心甘情愿地跟在他身边吗？

我踩着高跟鞋，挎着他，走进了一个会所的包厢，里面有一张大圆桌已经坐满了人，旁边还有卡拉 OK 可以唱歌。

有个人看到我们进来了，一脸轻浮地打量着我，又转头跟时羽说：「羽哥，这个不错，第一次见啊，羽哥就是牛逼，一个比一个带劲！」

我第一次见这场面，抓着时羽的胳膊一直在抖，而时羽就像视而不见一样，轻笑一声：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苏亦清，跟我有段时间了，还是大学生呢。」

我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如果你想通过这种方式摧毁我，制服我，让我彻底害怕，你赢了，我不敢走了，但是求求你让我离开这里。

他丝毫不在意我眼神中的哀求，还拍着我的屁股说：「来给大家喝一个。」

我颤抖着双唇，小声说着：「我不会喝酒。」

他拿起一杯啤酒一饮而尽：「酒有什么不会喝的，跟喝水一样。」

然后又拿起一杯啤酒，举在我面前，嘴角上扬着，眼睛却漏出凶光，我拿起酒杯，一口一口也喝了个干净。

然后大家就在旁边起哄叫好。

我好像来到了斗兽场，周围的喝彩声让我觉得我就是舞台上的动物，人人观摩，任人摆布。

我们坐下后，大家就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聊些无聊的话题，只是一到大家热情高涨的时候，时羽就让我跟着大家喝酒，我也不知道我喝了多少，就听到时羽对我说：「去唱首歌。」

我问唱什么，他说随便。

我晕着脑袋，走过去点歌，唱了一首《天生不是情人》。

即使我已经头晕目眩，也能看到时羽那张越来越阴沉的脸，看着时羽不爽的样子，心里有着一丝莫名的快感。

不过还没唱完，就醉得想吐，扔下麦克风，跑进了包厢里的厕所，随后时羽也进来了，顺手锁上了门。

我吐完就在水池前漱口。

看着水池上面镜子里的自己，眼睛醉得迷离，几绺头发胡乱地贴在脸上，嘴唇红得滴血，我现在的样子，真是恶心。

时羽站在我身后，手指轻轻摸着我的脖子说：「歌唱得不错，以前没发现你还有这种技能。」

我冷笑一声准备出去。

他却拉着我不让我动，把我按在水池上，他把头埋在我的头发里，在我耳边喷着酒气：「亦清，我好喜欢你的头发。」

我低着头，醉酒让我不是很清醒。

接着，他就把手伸进了我的裙底。

时羽，你真的很厉害，你成功了，你无耻卑鄙的行径真的让我怕了。

反抗变得毫无意义，还好我醉了，清醒的我，怕是没法跟你投入地演这场戏。

出了卫生间的门，大家都吹着口哨，说些下流的字眼，这些对我已经无害了，因为我已经千疮百孔，怎么还会在乎这绣花针一样的刺痛。

时羽看我连路都站不稳，就拖着进了车，在车上晃晃悠悠不知过了多久，然后就到了第二天，我醒在自己的床上。

我起来洗了个澡，泡在浴缸里，看着一头黑发浮在水面上，想着昨天在包厢厕所里屈辱的画面，内心一阵翻涌，迈出浴缸，浑身还湿着也不在意，找出剪刀，一刀把齐腰长发剪到了脖颈。

想到又可以看见时羽因为不爽而愤怒的脸，我就更痛快了一点。

把头发和身上擦干，我就下楼了。

时羽看到我的短发，眼看着他的脸从惊讶变成愤怒，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走进了餐厅。

他不是喜欢我的头发吗？那就不让他得到。

时羽站在我身后摸着我的短发说：「亦清，我以为昨天的事情，给你个教训，能让你醒悟，看来你越来越不识好歹了。」

我冷笑一声说：「羽哥养了我这么多年，我也到了回报的时候，不就是陪客户喝酒吗？没问题啊，我就是嫌长发太麻烦，不好打理。」

时羽的手迟疑了一下，说话也柔和了一些，竟然透着一丝哀伤：「亦清，你现在一定要这样跟我说话吗？」

我继续咄咄逼人：「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人，之前都是装的。」

「好。」时羽收回了手，就转身出去了。

他没在家吃午饭，一下午也不见人影，只是到了傍晚的时候，让我收拾一下，威西会来接我。

我穿着抹胸连衣裙，踩着高跟鞋，套了一件毛绒外套，就跟威西去了时羽的饭局。

我笑着迎接每一个人的目光，主动举杯喝酒，热了还把外套脱了，露出白花花的后背和肩膀，我能清晰看到好几个人都直勾勾盯着我，掩饰不住的欲望。

时羽也在看着我的变化，我从他的眼神中看不出什么情绪，只是过了一会对我说：「天气冷，把外套穿上，别冻感冒了。」

我笑呵呵地在他脸上亲了一口，靠着他的肩膀挑逗地说：「人家热嘛，喝酒就是会让浑身都暖暖的。」

「你.....」时羽看了我半天，又接着说，「你喝醉了，我让威西送你回去。」

我继续说：「我还能喝，我没醉。」说罢，我就准备去拿桌前的酒杯。

他没听我说什么，直接把威西叫进来，把我拖了出去。

我是强撑着醉意坚持到上车，在回去的路上，躺在后座昏昏沉沉，但还是暗自窃喜，我还是了解时羽一些的，他并不喜欢我参与这种场合，更不喜欢我如此沉沦地做派，毕竟这两年多的时间里，没有一次带我参与任何酒局。

他本以为这样会让我屈服，而我这样做，就是要让他没有折磨我的快感。

第二天我一睁眼，他居然躺在我身边，昨晚醉得太厉害，完全不记得他什么时候回来的。

他看我醒了，抬起手，摸着我的脸颊，思索了好一会儿说：

「亦清，别闹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还像以前一样。」

我也不想为了让他不痛快一味地颓废自己，我也知道，以我目前的情况来说，逃跑已然是不现实了，既然他先开口求和，我也可以顺着台阶下来，只不过现在让我对他说些讨好的话，实在是有些说不出口。

我就继续闭目养神，不想理他，他看我没反应，就继续说道：

「最近这段时间，我是做得有些过了.....我保证不会有下次。」

我转了个身背对着他说：「好，我不走了。」

他又蹭过来，在我身后抱着我，把脸埋在我的脖颈，闷闷地说：「回来就好，就是可惜了你这头长发。」

时羽一定是我这辈子最佩服的人，他接下来的日子，真如他之前说的——回到过去。

就像之前那些龌龊的事情没发生过一样，每天无论再晚都会回到别墅，对我体贴入微，关怀备至，不知道的人，还真以为我们是什么模范情侣。

他演得乐此不疲，我也就陪他一起演，他也不让我工作，出门都有威西看着，真不知道他演给谁看。

我真觉得这么活着没什么意思。

之前无论再艰难我都没想过死，因为父母就是自杀死的，留下我一个，太不负责任了，我倒没什么人可负责，但是自杀这件事对我来说还是无法接受。

不过我现在觉得，这些都不重要了，每天睁眼看到他，我都觉得自己恶心。

我跟他说想回老房子去看看，上次待了几天，也没有完全收拾好。

他还说陪我回去，我也随他。

听说自杀的人会变成厉鬼，如果父母也是的话，帮我掐死时羽，我也最后感谢父母一次。

我跟他走进老房子，过去的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，我找来抹布擦着柜子。

我边擦边说：「听法医说我父母是在 6 月 28 号死的，但是他们忌日的时候，我从来没去看过他们。」

时羽惊恐地看着我，他大概也想到了，死亡时间是法医确定的，那我回去看到父母的场景，应该已经不是新鲜的尸体了，具体是什么场面，真的不好说。

的确，那一幕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出现在我的梦里，每天恐惧地从梦中醒来。

所以我真的没办法平静地面对他们的死亡，我是怨恨的。

他揽过我，轻声说：「你要是想去看他们，我陪你。」

我没理他，继续说：「时羽，你说大家都为什么活着？你为什么活着？」

他想了想说：「不要想这些了，这些哲学家都没想明白。」

我抬头看着他说：「你说我为什么活着？」

他眼神闪烁着，没说话，半天才说一句：「亦清，不要做傻事，你还有我。」

还有你？这里就我们两个，你在这演什么你恩我爱呢？演给我死去的爸妈吗？

这么想想，还挺好笑的。

从早忙到晚，收拾得差不多了，时羽居然也一直帮我打扫房间，认识他的人看着这一幕估计得吓得当场吐血。

他打扫房间心里想着的可能是忙着献殷勤，我打扫房间心里想着的是，等打扫好，我就死在这里，反正这个老房子也不怕更凶一点，等我变成厉鬼，大概还能再看到爸妈。

在书房翻看以前的东西时，突然发现书桌的下面有一个暗格，这个暗格什么时候在的？上大学之前，每天都在书房写作业，好像没注意到有什么暗格。那是上大学之后按上的？

费了好一番力气，终于打开了，从里面掉出来一个笔记本，我记得这个笔记本父亲总是随身带着，是他自己的工作习惯，为什么会藏在这个暗格里？

简单看了一下，里面就是记录了一些父亲与工作相关的信息，乍一看也没看出什么问题，准备带回去仔细研究。

但是心里隐隐约约觉得和爸妈的死有关。

回到别墅，我就钻进书房里翻看这本日记，父亲工作是一个很认真的人，日记本里面还有药厂几年间的流水账单。

开始看了好几遍，这也是一本普通工作记录，直到我把药厂的盈利和重大决策对照后，发现了问题。

在父亲去世的前几年，药厂的盈利开始走下坡路，药厂也有了一些应对措施，把一些原有的职工岗位转成了外包公司承包。

正常来说把高工资且有国企福利待遇的职工岗位，转成外包公司来提供临时工，支出是一定降低的，但是却比往年还高，其中的利益输送可想而知。

顿时我的大脑如五雷轰顶，突然意识到，我的父母很有可能是被人害死的。

这时候时羽进来了，他看我脸色不好，一直盯着桌子上的笔记本发呆，从后面抱住我说：「怎么了？从老房子回来脸色就不好。」

他迟疑了一下又试探着说：「想爸妈了？」

我的大脑也逐渐复苏，艰难地说着：「我爸妈.....有可能是被害死的？」

他松开我，把椅子转向他，蹲下来看着我说：「什么意思？」

「我看到了我父亲生前留下的工作笔记，里面可能记录的是药厂领导输送利益给个人的证据。」

我没想着对时羽隐瞒，因为我知道以我的能力要想调查清楚这件事还有难度，如果时羽可以帮我，也许我真的有机会找到父母死亡的真相。

果然，他接下来就说：「需要我做什么，你跟我说。」

虽然现在就跟他提出这件事很冒险，但这件事是必然要做的。

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开口说：「时羽，我可能要联系王警官，问问当年的事，那时候法医以自杀结案，如果我爸妈真是被杀害的，应该会留下来线索。」

能看到时羽的脸瞬间沉了下去，没说话，站了起来，让我跟他下楼吃饭。

我没敢再争取，低着头，大气不敢出地跟在他后面。

直到吃了一会，他看了看我，脸色才缓和下来，对我说：「你可以跟他讨论案情，但是我都要跟你去。」

我点了点头，笑着继续吃饭。

第二天，我就给王警官打了电话，他刚接到电话还很惊讶，以为我迷途知返了，很热情地跟我寒暄，我说明了我发现的问题，想要咨询一下当年的案情，他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约我明天在一个咖啡馆见面。

王警官看到时羽跟我一起进来，眼神里又充满那种不屑。

时羽笑着先说话了：「现在应该叫你王队长了，听说王局长最近在城管局内退了，身体挺好的？」

王警官冷笑着说：「我父亲身体很好用不着你操心。」

转头又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对我说：「亦清，你怎么还跟他在一起。」

这时候，时羽拉过我的肩膀说：「王季晨，你能不能别三番五次地挑拨我们的关系？」

我怕他们争个没完赶紧说：「咱们先坐下吧，说正事要紧。」

我又详细地说了一遍我发现的线索，王警官也跟我说出了一个疑点：「我又重新翻看了一下当初你父母的尸检报告，是因为煤气中毒而死，没有被害痕迹，最后被判定是自杀。」

我却有些疑惑：「为什么是自杀？不能是因为煤气没关而产生的意外呢？」

「你知道，他们是躺在厨房外的地毯上相拥而死，而且死亡时间是白天，煤气中毒是一个很长的过程，如果是煤气意外泄露，他们不至于没有反抗的机会，除非他们是自愿的。」王警官接着说。

我点了点头问道：「那你刚才说的疑点是什么？」

「他们后脑都有一处外伤，法医给的结论是，因为中毒摔倒后形成的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？」我心中大概有了答案。

「如果他们是先遭到袭击，昏倒后，又有人放了煤气呢？」王警官看着我们两个说。

「那个法医现在在哪？」时羽也明白了王警官的猜测。

「他两年前就调到了邻市。」王警官说。

「我们去找他。」时羽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我说。

王警官看着我们两个的样子显而易见地不开心，咳了两声说：

「还有亦清，你发给我的笔记资料还不够立案的条件，你要找到资金流向确实有问题才行。」

「我可以调查。」时羽说。

王警官抬起头，眯着眼睛，轻蔑地看了看时羽没说话。他也知道，如果时羽真心想帮我，成功概率一定更大。

我跟王警官道别后，就跟时羽回了家，我继续在笔记里找线索，整理了当时的第三方公司给时羽，时羽拿到名单后就开始打电话，大概就是查这些公司真正的经营者是谁。

打完电话，我看他一脸沉重地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，我走过去问他怎么了。

他说：「东哥是这个药厂厂长的小舅子，这件事，怕是没那么简单，你最近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千万不要自己出门，有什么事都要跟我说，或者叫威西陪你，知道了吗？」

我看他一脸紧张而严肃的样子，还有些动容。但是我很讨厌这样的自己，总是被他这只恶狼披着羊皮的样子迷惑。

只能点点头不再看他。他还是习惯性地摸了摸我的头发。

他交代完这些事，我们就准备明天去邻市找那个法医。

王警官也请了一天假跟我们一起去，毕竟他是警察，那边也有熟悉的同学，遇到事情方便一些。

最后，就是由威西开车，王警官坐在副驾驶，我和时羽坐在后排。

他们两个也知道这事关重大，我的心情肯定很差，一路上倒是安静，除了讨论与案件相关的话题，就不再说话。

但是就当我们到邻市那个法医的工作单位时，公安局的同事说今天他还没来上班，很奇怪，刘法医从来不迟到的。

我突然觉得事情不妙，果然，没一会就传来消息，刘法医在今天上班的路上突遇车祸，现在已经被送到医院。

我们赶紧驱车前往，还是晚一步，刘法医因为伤情过重，抢救无效，去世了。

肇事车辆的司机又在逃，我们只能盼望快点找到司机，问出幕后指使。

这一系列的巧合更加证明了我的判断，我父母的死，绝对没有那么简单。

随后，我们又打听到法医在这座城市是租房住，我们准备去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，跟房东拿到钥匙，一进门就傻眼了，一片狼藉，即使他生活再邋遢也不能把家里搞成这样。

有人先我们一步来了。

看来法医这里，真的有什么重要的证据。不过，很有可能已经被坏人找到了。

王警官说：「先别灰心，看他们翻成这样说明他们也不知道在哪，也不一定能找得到，他们翻找的主要是纸张之类的，法医藏起来的，很有可能是真实的尸检报告。」

之后我们四个在出租屋里找了整整一天，直到半夜，我才在凳子腿的空心里找到了那张尸检报告。

有了这些证据，至少可以让警察局立案，终于看到一丝希望。

接着时羽接到了电话，调查药厂的财务状况有了反馈，所有第三方公司的法人，都跟厂长有关系，要么是堂哥的，要么是表弟的，甚至还有他丈母娘的名字。

王警官说：「经济犯罪是跑不了了，我现在就把资料发给经侦科的同事，明早准备对厂长的抓捕。」

本想连夜回去，但是我一起身，就站不稳了，时羽赶紧扶住我说：「你一天没吃饭，太累了，咱们休息一晚，明天一早回去。」

我看大家为我的事，奔波了一天，也挺过意不去的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在路上就接到了好消息，抓捕很顺利，现在正在预审。

王警官让我和时羽回家等消息。

回到家我一直坐立不安，时羽就在我身边，拉着我的手一直安抚我：「等你爸妈的事情处理好，你就要毕业了，毕业之后想去哪里玩？之前说好去旅行的，一直也没去上。」

我靠在他的肩膀上，思绪飞到了九霄云外，但是他在旁边低沉的声音倒是让我安心不少。

他又继续说：「亦清穿学士服的样子一定很好看。」

昏昏沉沉在家待了 2 天，一直没睡踏实，预审那边的警察连轴转了 2 天，终于让厂长全招了，包括我父母的死因。

他的小舅子林东，也就是大家口中的「东哥」，当初知道我父亲发现账务问题后，自告奋勇跟他姐夫方厂长说去解决这件事，方厂长以为就是吓唬一下，没想到直接给杀害了。

一步错步步错，开了这个口子，就需要杀更多的人来弥补这个口子，沾满鲜血的双手已经回不了头。

很多事情都是林东去办的，方厂长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王警官马上带人去抓捕林东，但是林东听到风声跑了。

这回换时羽坐立不安，一直在叮嘱我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没事不要出去。

我就会打趣说：「知道了，这不是还有你吗？」

去警察局录口供本来时羽要送我去，我笑着说：「你去也是在外面等着，我去警察局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让威西送我去就好了。」

这时候他正好接到一个电话，大概是公司出了什么事，他挂了电话，看着我还是不放心的，我看着他紧张的样子还有点好笑：

「你快去忙吧，王警官说我很快就可以结束的，到时候你去接我。」

他点了点头，就准备出门。

我把他叫住，他转身问我怎么了，我踮起脚尖，在他嘴唇上亲了一下说：「谢谢你。」

他愣了一下，随后又宠溺地揉了揉我的头发：「傻瓜，谢什么？我答应你了，咱们好好的。」

这段时间，他的确做到了他之前答应我的，而且为了我爸妈的事尽心尽力，他对我的好是那么真实，但是对我的坏仍历历在目。

我也有些迷惑了，我对他笑，对他倾诉心事，究竟是在演戏还是真心？

算了，想不明白的事，就不要想了。

我换了衣服，就让威西送我去警察局。

到了警察局门口的路对面，我让威西把车停下，我先下车，他去停车。

我正要过马路，面前突然出现一辆面包车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我就被拉上了车。

车里除了我一共有三个人，开车的人是黄毛，我对面坐着的看样子是老大，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就是林东，之前听时羽说过，黄毛是跟着林东的，还有一个正压着我的手臂，应该也是林东的小弟。

说不害怕是假的，但是我至少得装作淡定一点的样子，而且我面对的很有可能就是杀害我父母的凶手。

「你就是林东？」

「从来没见过苏小姐，今天看见了，还真是漂亮，黄毛亲一口，摸几下，被打成这样，也值了。」林东猥琐的嘴脸让我忍不住往他脸上吐口水。

林东没有暴怒的反应，而是把脸凑过来在我的衣服上蹭了蹭，我被旁边的小弟控制着，根本动弹不了，只能扭头看着窗外。

黄毛在倒车镜上看到后面的场景，也满嘴的污言秽语：「能把时羽伺候明白了，也不是一般的货色。」

「你以为，把我绑了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吗？现在到处都是抓你的警察，你还能逃到哪去？」

这时候林东突然狂笑：「我当然逃不了了，但是死之前，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，反正我早晚是个死，死前痛快一回也值了。」

我瞪着眼睛看着他，就像在看一个疯子，这时候，我那种绝望地恐惧才彻底蔓延到全身。

林东拍了拍我的脸说：「别怕，时羽马上就来陪你了。」

车又开了一会，开到一个烂尾楼，我被他们拖下车，走上几层，看到一些锅碗瓢盆，还有一些空瓶子，看来这几天，他们都是藏在这里。

他们把我绑在一个椅子上后，林东对我说：「别着急，我会在时羽来之后，当着他的面扒光你，我倒只是想看看时羽是什么表情。」

我咬着牙说：「那怕是要让你失望了，时羽对待女人的态度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可就亲眼见过他把一个女生的头塞进电视机。」

林东不以为意，讥笑着：「那你就等着吧，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，让他一个人过来，要是敢报警，他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」

时羽究竟会不会来，我真的拿不准，也有可能他直接报警让警察来抓林东，但是看着林东自信的样子，我也不敢确定。

不过很快，时羽没让林东失望，他真的来了，一个人。

他看到我被绑在椅子上，眼睛里的紧张、愤恨和爱意骗不了人，急匆匆地向我跑来，这时候他身后突然窜出一个人拿着棍子，向他砸来，我赶紧提醒他：「小心身后！」

他一躲，本来砸到头的棍子，挨在了时羽后背，听声音也能感觉到这一棒打得不轻，时羽转身就跟那个拿着棍子的小弟扭打在一起，随后黄毛也加入了。

能看出来时羽比他们身体素质强很多，但是双臂难敌四手，时羽还是挨了不少打。

这时候林东拿着刀向我走来，我惊恐地看着他。

时羽也看到了林东这边的动作，奋力摆脱了两个人向林东扑来，林东也吓了一跳，手里的刀直接刺进了时羽的肚子，黄毛也走了过来，拿着啤酒瓶子一下子砸向了时羽的头。

我大叫着时羽的名字，时羽看着我倒在了地上。

黄毛刚才还吓得半死的样子，现在看到时羽倒在地上，应该没有力气站起来了，蹲下拍了拍时羽的脸，嘴上又开始不老实：「之前我在 KTV 没得逞，现在我当着你的面把这个小婊子上了，肯定更刺激。」

说完还看着自己的手说：「上次摸了几下，感觉真不错。」

突然，时羽拔出肚子上的刀，一刀刺穿黄毛的手掌，笑着说：「上次就想这么干，现在终于补上了。」

黄毛因为剧痛龇牙咧嘴地叫，林东和那个小弟在时羽身上不停地踢着。

这时候我看到王警官已经悄悄地上楼了，站在林东的身后，趁其不备把他抓住拷了起来，随后上来的警察也都把黄毛和小弟抓住了。

王警官把林东交给其它警察后赶紧过来给我松绑：「亦清，你有没有受伤？我看你一直没有来，出门看到了冯威西，他说你已经来了，我就想到可能有问题，查了监控一路找来。」

我身上的绳子解开后，就跑到时羽旁边，跟着医生上了救护车。

我知道时羽现在肯定很疼，但是他仍然坚持微笑着，拉着我的手说：「亦清，你不要哭，你不是一直想要离开我吗？我死了，你不是很开心？」

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：「时羽，你别这种话，你要坚持住，我不会再离开你。」

他看我哭得伤心，脸上有些着急：「我逗你的，看来这个笑话不好笑。」

「其实有这么一段时光，我这辈子，已经心满意足了，虽然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情实意，」他自嘲地笑了笑，「但是真的很谢谢你让我拥有了这段时间地回忆。」

「就是有些可惜，我应该看不到亦清穿学士服的样子了，不能拉着手看到你毕业，说好的毕业旅行，我也不能兑现了。」

「我想让我对你的承诺都可以成为现实，最后，还是没能完成。我知道我以前做过很多伤害你的事情，我不敢奢求你的原谅，我想用我的后半生去尽力弥补，可是我现在.....也无能为力了，注定还是要辜负你。」

我哭着问他为什么这么傻要自己来。

他抬手想要摸摸我的头发，我赶紧把头凑了过去，他笑笑说：

「我知道林东那个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，我不敢冒险，我即使死了，也不想有人伤害你，你以后可以安心活着，不用担惊受怕，我觉得就是值得的。」

这时他一只手伸进裤兜里，掏出来一个戒指盒，拿出里面的一枚钻石戒指对我说：「亦清，这个戒指本想等你毕业，我再送你的，但是我怕我等不到那一天了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戴上它。」

我拿着戒指戴到了我的中指上，尽量让自己的哭脸没那么难看说：「我愿意，时羽，等我毕业了，再给我戴一次好不好。」

「我一直觉得我爱你这三个字矫情，说不出口，但是我怕再没有机会对你说了，亦清我爱你，你.....爱我吗？」

我一下子愣住了，我想，我一定是喜欢他的，但是，爱又是什么呢？

他看我艰难思考的样子笑了：「亦清，不用费力想了，我一直没有学会怎样去爱你，反而弄巧成拙做了很多错事，那些污秽不堪的回忆，不值得你留恋，你还有大好的人生等你去享受，知道吗？等着你的都是明媚的阳光。」

他抬头摸着我的头发说：「亦清的头发又长了呢。」

(后记)

三年后，我第一次来到父母的墓前，看着墓碑我凝望许久，拿着鲜花说道：「对不起，这三年来我一直恨你们，恨你们就那样抛下了我.....不过，没关系，所有的坏人都绳之以法了，你们放心吧。」

说完，我把鲜花放在了墓碑前，手指上的钻戒，刚好反光，非常刺眼，我喃喃自语：「是呀，所有的坏人都绳之以法了。」

本文由 [Circle 阅读模式](#) 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